

月沙集
十八

南宮錄 上中下
庚申朝天記事

廿二

へ 16
2345
18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

南宮錄

上○公前從九判禮曹講定許多禮撰進
啓議率皆口號無草藁存者亦經散失
收拾見存
本爲此錄

圃隱祭文頭辭講定啓辭癸卯六月

啓曰以曹啓目鄭夢周祭文頭辭書以高麗門下侍中
忠義伯鄭公之墓書之事判付內不書贈職似當且鄭
公之稱乃是士大夫間之語恐非國家賜祭之式參酌
施行事啓下矣伏念聖上旣命訪問前代忠賢封植
其墓今者又命遣官別祭頃於政廳又問官其子孫其
尚賢慕善之誠至矣盡矣瞻聆所及孰不感激而興勸

鄭夢周祭文頭辭臣等未有可據妄以臆見裁稟及其下問之際臣等只陳不書贈職之不宜而不稟稱公之爲未安者蓋以君前臣名分義則固然而但古者帝王之於先代儒賢待以不臣之禮雖其一時任使之臣苟其心所尊敬則亦有不名漢帝之於蕭何霍光唐宗之於郭子儀李吉甫陸贄是也數君之所爲雖未必可法而其優任禮下之心則亦可尚也以數子而猶膺此不名之禮則况此鄭夢周於本朝既無君臣之分論其人物則不獨節義文章炳耀於千載學行踐履有功於斯文爲東方理學之祖是實前代忠賢之最著者也自

上旣思慕其賢而特遣官祭之則乃所以尊崇之也尊崇之而書名於祝上喚名於墓前似未妥當國家於宰臣之死皆有賜祭之規此則書名又稱諭祭恐不可以此例比同也夫用上敬下謂之尊賢爲賢者屈是固聖帝明王之事禮曰國君不名卿老老卿猶不可名况於作古之賢人乎但其稱公則於臣等意亦慮其或過而他無洽當之稱未知如何而可也古之稱公非一義天子之三公曰公尊其道而師之曰公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是則以爵以德以年皆可以稱公也又古人云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君公之外又有稱卿稱氏之語然

曰卿曰君曰氏皆涉新語不敢杜撰援定臣等之煩復陳達區區只欲成 殿下尊賢之美意而既知書名之為不可又慮稱公之為過隆而不學寡識未能酌宜稟定此雖細事關係實重請令儒臣博考定奪以為後考何如 傳曰允且更加相考

請抄輯實錄中變禮為典故謄錄啓辭

啓曰國朝數百年文籍蕩失於兵燹之餘禮經所載之事則自有明文可以按行矣時勢異宜變禮橫生節目間難斷之事多在於禮文之外必須遵據故事可以無悔而既無曹中謄錄每遇禮變必請考見實錄雖出於

不得已而列聖史書金匱秘藏豈可每為出納屑瀆如是乎事體極為未安非但此也卷帙甚多忙惡考閱於一日之間其勢自不能詳悉今若就各朝實錄中分吉凶事實嘉凡千儀註節文可據事例逐一抄出彙為一書有若中朝昭代典則典故記聞等書則各朝憲章瞭然便覽藏於本曹永為成式文獻足徵之美可以復見而史閣秘書更無煩數開閉之患大臣之意亦然惶恐敢啓 傳曰啓意甚好一一詳考謄出繕寫二件一件藏諸禮曹一件入內

論服色啓辭

啓曰我國服色之制外間論議紛紛以事理言之則君臣同服宜別方色異尚宜正中朝之華制宜遵淺紅之間色宜變經筵官啓辭實至當之論也以時勢言之則我國物力貧殘段綃貿辦委是難繼之道且人情喜守故而厭改作目今禪日不遠舊衣已弊新服亦備又令改辦人必不悅不悅者既多則行之未久終必復舊而後已其不至於國令紛更民財耗費者幾希若終止此則不如初不變之爲靜酌事理之輕重審時勢之難易非該曹所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

大臣之議皆以勿變舊色爲宜遂寢之

請寢恭嬪后號啓辭

庚戌閏三月

啓曰伏覩頃日備忘記私廟追崇事令臣等遵倣古禮參酌情文商議大臣講定節目斯速舉行者又因儒臣博考傳曰觀此儒臣前後博考之事歷代帝王追尊生母之舉無世無之此固人情天理所不可已者與大臣商議斯速舉行之意言于禮官者臣等伏以此事本當有議處之舉臣等亦嘗私講而未敢仰稟今者聖教實情理之所不可已第其位號節目酌宜得中甚不容易過隆則歸於踰制恐不免春秋並后之譏太輕則略於私恩無以伸聖上追孝之情今欲遵倣古禮則考仲子

之宮歸成風之禭皆見譏於春秋而先儒以為越禮今欲遵倣古事則漢唐宋諸君俱各有追崇之舉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而不覺有違於聖人禮制之本意朱子書於綱目皆著貶辭以聖上治法三代之盛心其將上遵聖人之禮制乎抑將下襲漢唐之謬規乎臣等待罪執禮之官非三代不法是實平日所學不敢更有他論也况 懿仁王后無子贊議 先王擇於諸子中取殿下為嗣立為宗儲 懿仁王后既是殿下之母則殿下之於私親自有降服之禮其不可尊之以一體明矣然而恭嬪於 先朝既位冠後宮又有誕育聖躬之德

其事體實與宋之李宸妃相似而但劉皇后之潛養仁宗又不如 懿仁王后之子殿下上告天子定為宗儲之光明正大而臣等又考 皇朝孝宗皇帝追尊生母貴妃紀氏為孝穆太后詔曰孝穆朕生身母止稱為皇太后而別祀於奉慈殿仍與羣臣議其可否禮部尚書吳寬上奏魯頌姜嫄闕宮於禮為別廟之證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奏上 孝宗嘉納御批曰祀享重事禮當詳慎而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

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云 皇朝家法之正孝宗為最弘治治化之盛高出漢宋此正時王之制而事例又同似當據此為議而惟其位號則古人有私稱國中不加境外之說我國則上有天子事勢與 天朝有異臣等之意只仍本位則似無追崇之實上並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又無降殺之義我國生殿則稱妃上仙則稱后既為 祖宗成例考之古典以妃陞后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稱別廟享禮極其隆盛

其他節目並依弘治奉慈殿故事則其於聖上重尊統報本生之道兩盡其美而情文庶有參酌之宜矣臣等俱以謏劣當此大議區區所見此外無他議于大臣則皆以為然惶恐敢啓傳曰啓意明白予曉然具悉祔廟如難輕議則徐俟後日熟講以處但只上妃號似欠於追崇之典而且 皇朝孝宗皇帝既以所生母貴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今亦上以后號建別廟進冊寶備儀封陵等項節目更加詳議懇速舉行

又

啓曰以曹啓辭私廟追崇事傳教矣伏承聖批臣等不

勝感嘆其重禮之意顯親之誠至矣盡矣但臣等之欲
上妃號者非有他意不過區區欲示差別之分使一國
大禮不至大違於聖人禮制耳今者聖教如此既經大
臣商議臣等不敢擅便各項節目並議大臣定奪施行
何如傳曰允酌議政李德馨議以為臣於前日獻議時
禮經中依倣之事免後世之議云者誠恐此事或失
於情文之正則非所以尊崇之道也孝宗皇帝已定為
無不式而中外翕然稱得禮此乃朝有異其在平時曾
冊正位之舉而到今體與皇朝有異其宜該曹上所云
尊之嫌而已該曹當初擬議者甚似得宜自上也若建
酌慎重以定位號不宜率爾講定而允當伏惟上裁
封陵極其崇厚以伸聖上至情俱為允當伏惟上裁
府事尹承勲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為均於失禮先儒
禮之大者得為而不為不得為而為之均於失禮先儒

至以外無他意見此不可不慎者也該曹擬議恐似得體
臣之議如此意取傳曰孝宗尊妃為后之意也位號之
有差別之微意與上妃號意具悉但別立廟而享之已
行於國中則受冊已也非所請定以予意則
后號之上爵不可已也更為請定以啓

又

啓曰伏承聖批臣等反覆商議于諸大臣則皆以為
皇朝孝宗雖尊生母貴妃為后我國之妃即天朝之
后今之尊嬪為妃即孝宗尊妃為后之意也位號之
分毫髮有差則禮未得中貽譏後世非所以尊隆之也
今若上以后號必有貳尊之嫌又無為私親降殺之別
抑恐反有損於以禮尊親之聖孝也此是一國莫重之

禮不敢更有他議啟傳曰予見歷代人君有追尊其所生母為皇太后而仍祔太廟者或有只追上皇太后之號而建別廟以享者皇朝孝宗亦以其所生母追稱為皇太后而享於別廟當時稱為得禮而未聞有異論則時王之制此固可法而今此議啟之意必欲只上妃號未知何所據而堅執此議也既不為祔廟則差別之意已存於其中矣后號之上別無貳尊之嫌宜體予意追上后號此後三司論啟備忘記予見皇朝故事後便即為之目今私廟追崇三年已過亦晚矣此時又稽則非但心有憾前頭大禮重莫如山陵等事為先講定禮官依前傳教上徽號追崇莫重莫大之舉命下之後

所當即議舉行而該曹尚無四啟處置之事予莫知厥政院察之云公上劄辭職答曰安心勿辭願為浮動所

又

啟曰追崇之舉雖當速行而位號之定不可不十分慎重是實後王之所法式百代之所瞻仰必須反覆熟講使廷議歸一按禮舉行然後可無後悔今者大臣及臣等之意則只欲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三司之議則猶以稱妃為非禮之正三司之議固是正論臣等亦非不知而但既當追崇則不可仍其本位上並母后則恐貽貳尊之嫌又無為私親降殺之禮區區之意只在於

此大臣與臺諫議既不同臣等亦何敢遽變前見率爾講定乎聖上叅酌羣情只許稱妃則其他節目自當按式舉行而今承聖教若是其丁寧臣等反覆商量莫知所處請更議大臣答曰上法時王之制已定別立廟上后號之禮有司但當舉行而已何必更議大臣後世雖有峻議予自當之其誰曰大臣有司臺諫莫有言者也宜體予意急速議上翌日朝講公入侍辭職極陳非禮之失答曰時王之制如此卿雖屢陳不得從之語在廷中啓事

奉慈殿祭禮啓辭

庚戌閏三月

啓曰本月十六日朝講同知經筵事李一啓辭奉慈殿

祭禮用 太廟之制極為未安依原廟例薦以時膳象生時饌品事答曰卿等商議為之事傳教矣判書臣某之意則塌前已為陳達而事體重大非該曹所敢擅便議大臣定奪傳曰 天朝孝宗皇帝奉慈殿祭禮考啓商議為之

又

啓曰臣等謹考大明會典奉慈殿儀曰 孝宗卽位追上母妃紀氏尊謚別建奉慈殿於大內一歲五享四序薦新忌辰祭俱如奉先殿之儀云其奉先殿儀曰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時節獻新生忌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云臣等前日所陳欲依原廟之制用以時饌者亦此意也議于大臣則皆以為禮貴別嫌故國無二廟既避廟為殿則祭應有別時三之制既為明白依該曹啓辭施行宜當云大臣之意亦如此敢啓傳曰一依孝敬殿祭禮為之

又

啓曰孝敬殿祭禮初用原廟之例而至乙巳年始有別議改用宗廟祭禮今欲依初用之制則固為合禮若依改用之制則非但禮無所據如分牲肉用樂章等事節節乖宜其時羣議咸以為不當到今爭欲釐正今若

仍為襲謬則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天朝孝宗皇帝別立奉慈殿享禮極其隆盛而其祭儀則用常膳行家入禮以天子之尊享天下之毋非欲儉其親也蓋既不入廟則禮本如是也且考樂學軌範昭敬殿樂章饌品皆用延恩殿懿廟之制昭敬殿乃恭惠王后未祔之時也卽與孝敬殿相似而其祭禮乃用時膳考之時王之制既如彼考之祖宗之規又如此且以饌品之豐約論之則原廟豐而太廟約以祭享之踈數論之則原廟數而太廟踈其象生時以伸其誠孝者實出於情文之酌中廟之與殿禮自有別非有所貶損而然也臣

等區區所見終始如此敢啓傳曰延恩殿各項祭禮並詳考書啓後更議定奪

又

啓曰考諸五禮儀則懿廟四時及俗節並用俗禮祭用俗祭矣傳曰一依孝敬殿祭禮磨鍊為之

又

啓曰奉慈殿祭禮當初有一依太廟之命曾於筵中略陳其不可之意又於前後啓辭備陳曲折而自上更命一依孝敬殿為之孝敬殿祭禮始用原廟之禮後用太廟之制其間多有未安節目臣等欲更為陳稟而該

官事體不敢再三論執徒為悶嘿而欲為講定則節節拘碍方聚首商議不知所為今承下問請更粗陳其梗槩蓋國無二廟故雖應入太廟之主未入之前則不得享太廟之食享以時饌以象生時其禮自古及今無不皆然以天朝之事言之則孝宗皇帝追崇母妃紀氏別建奉慈殿尊崇之典極其隆盛而其祭禮則乃用原廟之制以我朝之事言之則恭惠王后昭敬殿即與頃日孝敬殿一揀而其祭禮一依原廟之制孝敬殿祭禮當初亦依原廟而行之數年之後乃有別議改用太廟之禮其為主意則不過曰應入太廟之主

不可不用廟制而但其節目及事體大有相妨者二廟之嫌當避一也時王之制當法二也祖宗朝舊例當遵三也孝敬殿三獻樂章改撰以原廟之曲而迎神奠幣之樂則畢竟仍用宗廟保太平定大業之曲此皆頌祝祖宗之辭果合於孝敬殿乎況三獻則用原廟之樂迎神奠幣則用太廟之樂樂不協和甚為紊舛四也分廟牲一塊肉昇擔而用彼此誠意不專事體苟簡五也頃日祔廟時永慕殿及孝敬殿俱行告動駕祭永慕殿則自上親行而依禮文猶用時饌孝敬殿則遣官設行而曾用廟制之故不得不仍用牲幣一揀告動

駕祭皆是即日入廟之主而其祭禮之彼此不同如此此亦妨碍之明驗臣等此論非以為殿貶於廟也只為家無二尊國無二廟未入太廟則其祭禮自別於廟也區區所見終始如此惶恐冒稟傳曰奉慈殿祭禮依原廟例磨鍊為之

祧遷啓辭

庚戌四月

啓曰臣等謹考禮文諸侯五廟二昭二穆並有太祖而為五兄弟繼立則為一世已有先儒定論故我朝家法亦以兄弟同昭穆共一位載於五禮儀宗廟圖說之中今當依此祧遷沂而上之則昭敬大王仁明兩廟

恭僖康靖大王及 康獻大王為五室而 襄悼懷簡
兩位當祧遷矣但遷主當入於永寧殿東夾室而東夾
室只三間 恭靖大王恭順大王兩室之外只餘一室
此頗可慮西夾室雖室而在永寧殿右且是移安廳虛
而不用臣等之意既云夾室則東西皆為正殿之下似
不當以西為右今奉 恭靖恭順兩位於西夾室遷奉
懷簡襄悼兩位於東夾室恐或無妨但祧主藏於夾室
乃古禮也既稱為藏則與祔入有間夾室又與殿內有
異祧主不當有祔謁之禮議大臣定奪施行何如

魂殿禪日世子祭祭洛辭

庚戌四月

啓曰侍講院啓辭世子以方在冲年之故一未祭於
魂殿禪日已迫只行望哭之禮以為欠缺禪祭時隨駕
陪祭事令禮官商議舉行者臣等伏念三年已過世子
一未祭於魂殿求之情禮果為欠缺禪日隨駕陪祭
易服甚合事宜但未行冠禮所着冠服似為不便前日
雖倣 先朝故事請着忠靜巾而只可用於接待賓僚
恐不合於入廟行祭以童髻行禮亦似未穩謹考古禮
諸書未冠前入廟行禮則果無現出之處今此大明集
禮冠服儀則臣等亦已考見而其所謂年幼未能行禮
則服雙童髻空頂幘太師抱而受冊云者乃是受冊時

冠服非冊封後未冠前入廟陪祭之冠服也歷代諸君受冊之後則年雖幼稚皆卽上冠故冊封之後始有具冕服謁宗廟之禮今者世子名位雖正而未及受冊未及謁廟而以童髻先為行祭未知如何也傳曰無可據勿參似當

請復設四學封植魯山燕山墳墓啓辭庚戌

啓曰前日同知經筵事本曹判書臣某筵中啓辭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庠序之教帝王為治之大本也我國平時有四學亂後庶事草創只設中西兩學東南學則尚未遑焉祖宗朝四學之制一朝廢之甚為未安中外

士子雖欲居接學業固無其所漸次復設為當且前代忠賢墳墓封植致祭事曾有傳教凡在瞻聆孰不感激魯山君墳墓頽廢多年朝廷無致祭之事極為未安上曰然矣燕山墳墓亦一體施行宜當臣某曰燕山與魯山事雖不同而同是累年君臨之主朝家事體固為一樣待之遣官致祭增置守塚人官備祭需等事各別舉行為當上曰並令禮官議啓施行事傳教矣國家建立四學以倣庠序黨塾之制設教之意實非偶然今者太學雖建而四學未備歲修學習既無其所無復有絃誦洋洋之盛目今宮闕餘材散在各道者甚多令該曹

會同成均館料理措置漸次復設似不可已魯山君墳墓在嶺外荒遠之地本郡雖於四名曰令其品官略為設祭而祭式草草不成模樣至於夫人之墓則在揚州豐壤而樵牧不禁香火斷絕反不及牛醫馬卒之有子孫者思之惻然不覺淚下自古帝王雖於前代革世之君皆有崇奉享祀之典我朝之崇義殿亦其一也別建數間祠宇以奉兩位神主每年寒食及兩忌日遣官設祭墳墓所在處另為封植增定守塚人常加守護四名曰兩忌日本官守令精備祭物親往設祭自朝廷每年降香祝文則以欽承朝命之意撰述常用則情禮

事體庶可得中而聖上重禮追遠之意可以有辭於萬世矣然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便燕山君一體施行當否並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自此始降香祝祭夫人墓則自前不知所在而自此降香祝祭一依陵所

五賢從祀時請先行告祭啓辭 庚戌

啓曰以本曹草記五賢從祀事大臣收議入啓傳曰依議施行事判下矣舉國羣情積年顒望之舉始成於聖上嗣服之初中外相賀士氣百倍此實扶植世道挽回至治之一大機也臣等待罪典禮之地適逢曠世盛事懼忭感激不知所達從祀之典今當急速舉行第其節

目未有考據之例似當別為祭文遣禮官致祭於各其家廟且設祭告由於文廟造作位版分配東西兩廡而或以為依項日功臣配享之例造作位版送於家廟行祭後奉來為當云其他曲折今方查考故事而此兩款未能以臆意擅斷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

請褒死節士女啓辭

庚戌

啓曰兵亂之時京外士女之死節者極多忠臣烈婦孝子各道所報積成卷軸累年掩置臣某庚子辛丑年間忝在本曹判書時因臺諫及相臣啓辭 榻前親承先大王下教命就各處所報不為取捨無遺抄錄堂上

郎廳對執看詳叅考實迹旋門類賞職類復戶類分秩成冊歷數月乃能畢勘一邊 啓達一邊抄報政府矣厥後政府以為人數太多刪去過半見汰者多至二百餘人臣今就見汰者而觀其所報本案則懿行善迹令人惕念而其中節婦尤多皆是野氓村女此固 列聖培養之遺澤而我國素秉禮義之效於此可見當其兵刃迫身抗死不辱委骨於草莽之間夫豈有求名後日之計哉列邑所報皆是一鄉一里公共之論其有子弟親戚圖所以顯揚者有幾人哉其間雖或有誤聞而名過其實者亦必有人微而實過其名者遐方遠鄉山谷

月沙集卷之六十一
間寃死之魂想心鬱抑於冥冥無其實而倖參褒典猶
或可也有其實而終廢善行豈不寃乎今將見汰者而
比觀則其行迹似無差別決不可取捨於其間三百六
十州賊鋒幾遍死節士女雖過累百人不為多矣臣某
既承先大王無遺抄出之教頃者又伏覩我聖上豈
可以人多而廢其善行之教聖人揚善重節之心前後
一揆不勝感激悲歎敢此冒昧陳稟前日刪去之人本
案俱在曹中伏乞並命分帙抄報一槩旋賞使之觀感
中外聳動幽明其於新政化理之日不無所助惶恐敢
啓傳曰啓意是矣依此舉行

因此分帙抄出撰成續三
綱行實取後追錄太多卷

頌快極

文廟祀典釐正啓本

庚戌五月

謹啓為遵倣天朝釐正祀典事臣等謹考本國文廟
從祀與大明會典所載則位號陞黜大不相類查得顏
何荀况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
休王弼天朝今黜於廟遽伯玉林放鄭玄鄭衆盧植
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今改祀於鄉而我國則并仍在
聖廟后蒼楊時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
陳獻章則天朝增入從祀而我國則闕焉申張申黨
本只一人而家語及史記互載其名誤為並祀天朝

則今已革黨存棖而我國則未革焉蓋我國當初祀典只遵倣中朝正統元年判定之制而至嘉靖九年天朝禮官始博考典禮兼採篁墩程敏政瓊山丘濬等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舉特我國未及舉行耳今者大明會典既以釐正之制判定頒布則今日之所當遵倣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我國悉遵華制雖衣服制度之末無不慕效況此聖廟陞黜何等大事而因循襲謬終不知變乎臣等仍竊夷考而尚論則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鑄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

荀况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肅汚身權姦背魏從晉何休解詁春秋黜周王魯賈逵之附會圖讖王弼之宗旨莊老戴聖之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名教豈宜坐享宣聖廟庭以惑後世越向乎至於顏何秦冉則俱無現出處又不載家語七十子之數程敏政以為名字沆傳之誤正與申黨申棖之一人而二名者相同天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僭經之譏當魏晉潰裂之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尊壇河汾聳動天下亦間世之豪傑也龜山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使周程之學復明於時衛道之功不下於周程安定胡瑗首倡體

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使經義不晦師道有傳及門之士無慮一千餘人歐陽脩不獨忠義文章其學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中朝先儒之中其學最為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初說禮數萬言使今禮記之書復傳於世天朝之增祀宜矣而我國則闕焉今當遵倣天朝已成之制悉行陞黜也第其中鄭玄鄭衆服虔盧植范甯吳澄則程敏政之議以為雖若無過其所著未足以發聖學蘧伯玉林放則雖見稱於夫子而實非孔門弟子天朝今並祀於其鄉臣等之意則既云無過既云見稱而我國則無可祀之

鄉今難遽議罷祀至於象山陸九淵陽明王守仁白沙陳獻章天朝雖並陞祀而臣等之意則只論人物雖不下於漢宋諸儒而其所論著未免流於異端恐不可輕擬於增祀之列也大槩前項諸公行跡之褒貶實出於史家實記及先儒定論非臣等所自論也已黜而尚在聖廟註誤甚矣已陞而猶未奉安欠缺極矣然其至今未改者豈以楊龜山諸賢為不及於馬融等諸人也只緣會典之頒降未久但知膠守當初所定之制而憚於改作淹置到今也其必有待而然目今聖明嗣位首以興起斯文崇獎道學為初政第一務五賢臣從祀之

舉實曠世盛事千載一時修舉闕典此正其機是亦不過遵 天朝已成之制而略加增損非別有創定也且天朝則稱孔子以至聖先師稱四配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我國則皆用謚號與封爵臣等據此參詳天生大聖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謚之猶恐未足以形容其大况區區一字之謚一名之號豈可以為夫子輕重而盡聖人之大德乎夫子之謚代各增損至唐開元始封為文宣王至於胡元加以大成二字夫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

盡君師之任者也孔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今以無實之爵加於身上必非聖人之意也况宣之為謚則不過一行之偏而成者樂之一終孟子之譬諭孔聖乃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亡瘠以為孔聖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豈不然乎今稱為至聖先師其號始大而其尊無比誠可謂度越前代也稱聖稱賢稱儒並依 皇朝定制為當但七十弟子俱稱先賢而如周程張朱則孔孟後大賢而只以生之先後座在左丘明以下之列並稱以儒不得稱賢殊甚無別焉若以生世而為座次高下則子思何以居孔鯉

之上孟子何以並顏曾之列乎聖廟道德之會恐不當論其時世之先後也臣等妄意周程張朱則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為合理臣等常有此懷而未敢遽為議稟今當理學大明之時又值從祀五賢之會而相臣獻議亦已發端故不避煩縷冒昧陳稟請令大臣商議定奪施行奉教啓依允

崇仁殿祀典啓本

壬子夏

謹啓為祀典事平壤箕子祠改以崇仁殿以其後裔鮮于氏代為崇仁殿監立後主祀事已為啓下矣竊念吾東方賴父師八條之教用夷變夏得免左衽禮義文明

之盛見稱於天下實萬世罔極之恩也尊崇酬報之典宜無所不用其極當如中國之尊孔子可也而祠宇草草只存於平壤一城臣等常切恠嘆至於立後之典反不如麗太祖之崇義殿誠是欠典聖明當今凡千崇德象賢之典靡不畢舉立後一事始有成命實二百年所未有之盛舉也殿名既改而主祀有人千載英靈必有遭逢之幸矣似當別遣近臣告由致祭箕子殿舊有叅奉今既有殿監此則當為革罷令各該司察而舉行鮮于氏既定為殷師之後居平壤者及在他官者並令復戶勿定軍役同殿守僕等令本官勿侵他役使之專

意守護祠宇及陵墓如有頽圯處並令修葺封植 祖
宗朝定給祭田亦令考出以供粢盛之用事令本道觀
察使親自奉審一一啓聞施行傳曰允前代諸王陵墓
並令所在官禁斷樵採另為封植事着實舉行自此始
建殿錫
號曰崇仁殿以鮮于氏為其子後署為崇
仁殿監以主其祀仍命余撰碑立于殿傍

李懿信遷都上疏回啓十一月

啓曰以李懿信上疏令該曹議啓事傳教矣伏見李懿
信上疏滿紙張皇使人眩惑莫測端倪風水之說不見
經傳怪誕茫昧本難憑信今乃綴拾識緯及諸方不根
之說無故而欲移國都亦異矣竊念漢都據華岳臨漢

水土地平行道里均正舟車畢達天府金城形勢之勝
甲於一國此實前後華使之所共稱賞惟我 聖祖創
業開基相度諸處經營數年終乃定鼎于此其深謀遠
略夫豈么麼一術官所能擬議哉二百年来國泰民安
治隆俗美實萬世不拔之基非福地而何哉今者懿信
乃以壬辰之兵亂逆變之繼起朝紳之分黨四山之童
赤歸咎於國都噫秀吉滔天之禍實關於天下潢池竊
發之變不係於國都人畏國法斧斤不入則山木自茂
矣絕去偏私王道蕩蕩則廷議自協矣此皆君臣上下
之所當共勉古今天下寧有以此而遷國都者乎設使

風水之說為可崇信未然之事一一符合遷都之舉莫大莫重雖郭璞建議淳風畫策猶難輕議况懿信之技術精粗淺深誰得而知之似聞其人頗有口才且解文字故能考据方書高談自誇而其實則渠之者流中多有非笑者間閭士大夫間卜墓相宅者亦多不效云其非郭璞淳風則明矣其所謂交河之福利漢都之凶咎世無知者孰能究辨堂堂國家豈可以一匹夫荒誕之說遽以為信使二百年鞏固之基業百萬億莫居之生靈忽焉漂蕩於一擲哉自此疏之入人無固志胥動浮言或謂聖明亦信此說或謂新闕之不御此說為之崇

遠近驚惑景象不佳左道之害人國家自古而然高麗之末妖僧妙清以陰陽之說眩惑其君謂松京基業已衰西京有王氣宜移都遂作新宮于西京林原驛終有柳昂等之亂前事如此豈非可戒夫壯國基祈永命之道只在於明政刑審取舍愛民厚俗修內攘外而已苟反是道雖逐年遷移只速其危亂今其言乃曰人事之不齊在於氣數是欲使人君不修人事而但付之於氣數也此實亡國之言也臣等待罪禮官非禮之說不敢議覆伏願聖上斥遠妖言以正聖心亟御法官以定羣疑惶恐敢啓

又

伏承聖批惶恐戰灼無所措躬恹䟽一入羣情疑惑至謂聖明亦信此說此皆閭巷間胥動之浮言而臣等亦冀聖明之俯察人言前因議啓之命敢效區區所懷並陳人言之如此而已聖上若不傾信妖言則國家之福也臣等雖受妄言之誅亦有榮矣至於䟽尾所謂昌德宮內帑庫藥房之設正當宗廟主脉最緊要處截壓山脉非尋常之害云此皆自平時有排設廨宇之所非今新創然若果有妨害則議處不妨而非但臣等不解風水其說之虛實無從辨覈且皆闕內營建之地或撤

或存事體重大議大臣處置何如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一

南宮錄中

請冊封

世子啓辭

三月癸亥

啓曰自古帝王正位之後有司請建儲貳非但為國本所係誠以輔養宜早伏聞元子年踰十歲岐嶷天成開筵講學一日為急請據禮冊封消吉舉行傳曰允又

啓曰世子冊封事既已命下矣冊禮之前當先行冠禮惶恐敢稟傳曰元子年幼明年為之

請行

王世子冠禮啓辭

四月癸亥

啓曰 世子冠禮明年為之事 傳教矣冠禮當在冊
禮之前受冊之後卽有謁 廟入學等禮未冠而行禮
節次妨碍自古帝王雖十歲前亦行冠冊之禮今未暇
一一枚舉而漢文帝卽位之初景帝年甫十歲而有司
建請冊禮我朝 仁廟八歲行冠禮誠以國本所係儲
養宜早而不可緩也昔魯襄公在晉晉侯問其年曰十
二晉侯曰十二年一星終矣可以冠矣遂冠於成公之
廟今 世子年已十二政成人之禮何待來年未冠
冊禮既為未安則因此停冊尤為不可請議大臣定奪
施行何如 傳曰如是妨碍則冊禮姑停

又

癸亥
四月

啓曰冊封儲貳國之慶典以童丕受冊似不備禮故欲
先行冠禮於冊禮之前冒 稟至再矣伏承 聖批以
冊禮姑停為教臣等不勝惶恐未安之至歷觀古事未
冠而冊封亦多有之冠禮雖或稍退冊禮則 成命已
下豈可因此而輟停乎 世子冲年正當開講之時消
吉日正位號一日為憑請依前 啓下速為舉行大臣
之意如此敢啓 傳曰元子冲幼冊禮姑停

曹南冥書院撤毀人嚴加禁斷啓辭

癸亥

啓曰先正臣曹植書院頃奉建設於中興洞口卽者伏

聞有人盡為撤毀至於擲棄位板云極為可駭此書院
乃逆魁爾瞻所主張故有識士子則無一人與焉而自
初創建到今守直皆是無賴凶徒侵虐京外作弊閭閻
罔有紀極怨之者多乃有此患致怨雖由於爾瞻曹植
自是儒先豈爾瞻之私人哉人心如此士林之羞辱為
如何哉請令本官多定軍人嚴加禁斷事 下諭于京
畿監司何如 傳曰允

私廟議禮啓辭癸亥

啓曰 聖上入承大統之後其於 私廟當有合行典
禮而未敢遽為 稟裁今因祭文頭辭儒臣博考大臣

獻議皆未有折衷之論臣等淺學何能率爾講定禮稱
為人後者為本生降服期稱伯叔父母此實古今之通
義也 殿下既繼 宣廟之後則其於本生封號 大
院自有 德興故事倣此以行更無異議惟其屬稱未
有明據宋英宗之於仁宗我 宣祖之於 明廟皆叔
姪行故倫序甚順英宗既為仁宗之子不得復以濮王
為父 宣廟既為 明廟之子不得復以 德興為父
其稱伯叔事理明甚今我 聖上上繼 宣廟之後以
孫繼祖禮也而考位則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
可闕凡人父之父為祖父之兄弟為伯叔有祖而後有

父有父而後有伯叔今於所後既無稱考之地而稱伯叔於所生情禮俱舛今日之事與漢宣帝略同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姪孫承從祖也其於本生史皇孫不得不稱考悼考之稱其誰曰不可惟其立寢園不置後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未免嫌貳故程夫子謂之失禮亂倫是實防微之意非以考字為非也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 德興之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似為兩盡矣或以為伯叔之稱濮議有定論漢宣帝之稱皇考程子謂之失禮稱以伯叔為當云此說亦似有理且 德

興祭文頭辭則或以為當稱從曾祖云而臣等之意

德興於 宣廟既為伯叔則於 殿下當有降殺之義

今於祭文只書 德興大院君而屬稱不必書也兩款

論說不一久而靡定臣等不敢擅便並議大臣定奪何

如 傳曰允學識其於難斷之禮何敢折衷以為之說

且就該曹所議而究之私廟稱大院君稱考而不加皇

字稱子而不加孝字依 德興大院君例立支子以主其祀

德興廟祭文只書 德興大院君而不書屬稱此

說似為近禮云 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依議

大院君神主請改旁題啓辭癸亥五月

啓曰 私廟遣官告祭以初八日推擇啓下矣祭文頭

辭屬稱及 大院君封號支子奉祀等事本曹議大臣

啓辭依議事已為命下 殿下致祭祭文則稱考而
神主則仍書顯考今於 大院君封號後改題主時以
支子某奉祀改傍題為當然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便
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允額議政李元翼等議傳曰改題主姑停告祭之行○翌日朝講吏曹判書申欽所改題大院君當為下批而節目非便何以為之領相所改節目果為非便更思之則大院君既為啓下今當改題主矣不為下批而直書之可也請令禮官改題主
允傳曰

又

啓曰 私廟姑停改題主先行告祭事 批下矣 大
院君封號不為下批直書改題主事筵中已為 稟定

啓下矣告祭之前不為改題主則祭文頭辭既稱 大
院君且神主傍題曾以 殿下奉祀書之則告祭之時
似為妨礙明日先行改題主次行告祭宜當奉祀傍題
則姑停而追書亦似無妨大臣之意亦然敢啓 傳曰
依啓

告祭前一日 命招引對榻前啓辭

癸亥五月初四日 傳曰禮判引見 上曰兩 私廟
先妣位不可不並行告祭未知如何李 曰自外全未
知之未及講定然小臣之意恐難並行告祭也 德興
大院前告祭亦未知必合與否况 德興之先妣則代

數漸遠只是先王後宮何必並告於此乎上曰常時忌日祭則奉出所祭之位而行之同在一祠或行或否情禮俱未安似不可不行李曰此祭當奉出正寢而行之豈可祭於祠中德興今若在世則當在北面之列固無告祭之禮但以宣廟私親故上推宣廟之意而尊之故不敢獨告於定遠并行告祭此意則好矣其先妣則代數漸遠只是私家婦人恐難並告上曰然則勿為亦可下私廟先妣位卽定遠妣金嬪則於予甚切近若親祭則決不可不為並祭也此事予當親祭而欲先為遣祭次行親祭不料告祭之如是遲

延也議論久未停當以至於此矣李曰親祭事今之外議未知如何而昔年宣廟欲祭德興廟其時三司論執李珥獨以為親祭無妨小臣之意亦以李珥之論為通論今日親祭亦無不可第臣以蒙學適當變禮講論之際不能折衷的當致有異論極為惶恐金長生一生沉潛禮學多讀古書之人與臣相切故此事曾與論辨始則極以為難或欲稱考或欲稱叔終乃動於程子論漢宣失禮之議且以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本生當為伯叔之議有此別論小臣亦豈不知其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雖以孫繼祖或以叔繼姪當為父子云

而殊不知 殿下為 宣廟之子則 定遠於 殿下
當為兄弟何得謂之伯叔 殿下於 宣廟有父子之
道而無父子之名於 定遠有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
義既不得以所生為父而於所後又無稱考之地則天
倫闕矣決不可為也 上曰此則固然矣云云李 曰
金長生長者人也以稱考為非者蓋有深意是亦好意
思蓋慮偏重於所生而後日或有加隆之議有此防微
之論臣意則不然既封 大院君立支子以顯考書
神主而以主其祀 殿下祭文則書考而不加皇字書
子而不稱孝字則大綱領已正矣此則不過遺祭時頭

辭名稱而已似是節目間事矣然而關係則甚重初頭
不可不慎重耳且 聖上洞觀禮經漢唐宋為私親謬
規必不拘泥此則臣等不憂也改題主事纔為草記未
知 下覽否 上曰未及見之矣必朝講纔罷故然也
李 曰臣等之意先行題主告祭而即改題主後始行
遣官告祭次序甚順而 聖批以姑停改題主先行告
祭為教臣未知 聖意所在 上曰題主事姑停何妨
李 曰此則不然 大院之封號頃日筵中以不出官
教直書 神主為定云不為改題之前何可為告祭况
其傍題奉祀應以 聖諱書之今於祭文不稱孝字而

仍存孝子某奉祀甚為妨碍此尤未安大槩不書大院而行祭大段未安之事 上曰有難定事姑停何妨李曰內間若以奉祀為難定則傍題姑且勿書以待亦可 上曰然則先為改題主姑勿傍題為當李曰祭文頭辭 定遠大院前則曰子國王諱謹遣臣某官某告祭于 考定遠大院君伏以云云 德興前則曰國王遣臣某官某祭于 德興大院君云云未知如何上曰然矣德興先妣則不祭亦可下私廟則何以為之李曰小臣之意則似不當並祭然事甚重大退與大臣相議以啓

仁嬪祭儀啓辭

癸亥五月

啓曰仁嬪前並為告祭節次非便凡 宗廟行祭時祭官於 王后神位前有君臣之義而猶以宮闈令執事況此私廟外官何敢奠獻 大院君神位前本當奉出于正寢而行祭仁嬪前雖不並告無妨至於 德興先妣位則非但節次非便本不當並告云大臣之意亦然敢啓 傳曰知道

請奉移連珠府夫人梨峴宮啓辭

癸亥五月

啓曰連珠府夫人尚在閭家極為未安當初臣曹啓請奉移於梨峴宮蓋以梨峴宮既非闕內又與私第有異

且便於省覲故也奉移之後當有供奉節目而其時
聖批以與大臣徐當議處為教恭候 命下以至今
日月漸久非但事體欠缺千乘之君以一國養情禮之
所不可已而供奉一節因此亦未能舉行下情不勝未
安惶恐敢此申稟 傳曰依啓

又

啓曰梨峴宮奉移擇日入啓則更為 下教後為之事
命下矣奉移則當筵 命下而供奉節目當先為磨鍊
改與戶曹再三同議取各殿供上及物膳進上橫看相
考則未有可據例羣議以為與 大妃殿例一樣未安

依 王妃殿例為之而除各道方物及到界進上議政
府六曹節日物膳外其餘京畿每朔望前望後朔膳各
朔自二月至十一月節物立春正朝冬至臘日端午秋
夕誕日物膳各道每朔朔膳京各司逐日進排供上每
三日進排供上各司誕日端午進上各司正朝秋夕冬
至進排物膳正月以後各節日餅物濟用監每朔依式
進排尚衣院四節及誕日衣鞋及間一朔封進春夏秋
冬等封進等物一依橫看進排而誕日則改以生辰進
上則改以進排各道膳狀以梨峴宮書填直封似為宜
當而事體重大先為議大臣定奪後物目都數別單書

啓稟裁施行何如啓依所啓施行議于大臣則依議

又

啓曰連珠府夫人梨峴宮修掃擇日奉移事入啓則更為下教後擇日事傳教故恭竢命下矣至今不為移寓而仍稱梨峴宮以為未安梨峴宮本非定名只以地在梨峴故稱以梨峴宮今當以東別宮稱之何如傳曰東別宮亦不妥當更思以啓宮開錄三望以興慶別宮入啓則以啓運別宮啓下

慈殿進號議定啓辭癸亥

啓曰列聖嗣位之後例即進號於慈殿仁宗嗣位即上聖烈之號於文定王后宣祖嗣位上恭懿之號於仁聖王后上懿聖之號於仁順王后至於廢朝庚戌祔廟後上貞懿之號於今我大妃殿此固歷朝通行之禮也聖上御極禮當遵奉舊典而慈殿又有復位之慶尤當速為舉行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議于大臣則以為向時為崇奉之禮然而列聖嗣服之初進號慈殿已成規例則依該曹公事施行似不可已傳曰依議

廢妃喪事議定啓辭癸亥十月

啓曰備忘記廢妃病逝予甚驚悼其歛襲時所用衣衾

及棺板等物急速下送事言于該曹事 傳教矣即聞
江華狀啓廢妃氣絕之奇此與廢嬪之喪有異應行喪
禮令儒臣急速博考且令春秋館考見實錄據禮施行
俾無未盡之事初喪所用衣衾諸具令該司罔晝夜下
送且自明日停朝市何如 傳曰允
自初十日三日止
朝市進索膳五日

又

啓曰喪事之出今已一日歛襲諸具該曹想必急速下
送而前日廢嬪之喪自 上命以王子夫人例禮葬事
聖教至為丁寧而有司不謹奉行事多理沒云故筵臣
陳達 榻前至有推考之命今此廢妃曾母臨一國送

終之禮與廢嬪有別初喪諸事不可付之於本官本曹
堂上郎廳今日內發送使之看護初喪諸事以來為當
敢啓 傳曰依啓

又

啓曰江華初喪所用衣衾棺板等物該曹今當磨鍊下
送本曹郎廳亦當下去看護矣諸具中未及下送之物
及朝夕上食各奠祭物令本官各別精備設行事京畿
監司及江華府尹處急急 下諭何如 傳曰允堂上
下送

又

啓曰江華園籬內只有婢子數人今此廢妃歛襲時外人不可出入執事之時必不成形極為未安解事內人一人急速下送似當惶恐敢稟 傳曰一人似難歛襲二人下送

又

啓曰江華喪所本曹堂上郎廳雖已下去而只可在外未得入臨數三內人必不解歛殯節目恐有大段失禮之事親屬中在京無故者一人急速下送使之參見護喪似不可已敢稟 傳曰允

又

啓曰銘旌所書稱號議于大臣則皆以為若以王子禮為之則王子夫人銘旌當以邑號書之但燕山反正之初以燕山君降號今番則當初無降封之節似當以降封事先捧承 傳後依王子夫人例以邑號書之而係是變禮實錄及博考俱無可據節文未知果合於事宜伏惟 上裁云實錄雖無現出處燕山降封既有明據大臣之意欲以降封事先捧承 傳後以邑號書之依此為之乎敢稟 傳曰依啓

又

啓曰江華葬事臣某曾於 榻前親承與大臣酌定之

教近日屢與大臣相議他餘事次知內官已承傳教盡清稱禮不待臣等稟覆而返魂處所未得可當之處昨日筵中有長興洞廢人舊宮可合之教即使人往審則果為空虛云返魂此家為當三年內朝夕上食朔望四名日等應行各祭奠及三年後四仲朔忌辰四名日祭物令該司依燕山時例題給墓所則楊州官題給為當禮葬式例則前日廢嬪之喪命以王子夫人例禮葬此則似當以王子例為之石灰及軍人歸厚署橫看相考報該曹題給為當石物則令該曹橫看相考稟旨處置守墓軍若干名令本道差定守護步數則王子墓定

限外依燕山時例加給三百步為當返魂家奉祭守直內官一人宮人三四名令該曹給料軍士二名亦為定送江華發引臨時本曹郎廳及京畿監司進去護喪至墓所永葬時亦為下去為當大臣之意亦然敢啓傳

曰允

又

啓曰文城郡夫人神主入來時本曹堂上郎廳出往門外迎來于返魂家看檢祭奠等事似為宜當敢啓傳

曰允標石書曰文城郡夫人柳氏之墓天啓三年閏十

月二十九日葬後而書曰天啓三年癸亥十月初

八日病卒於江華命輟朝三日進素膳五日禮曹堂上

郎廳內官及京畿監司終始護喪斂殯諸共該曹一一

下送上遣中使致祭特命遂葬閏十月二十九日
葬於揚州積城洞亥坐巳向之原命以王子例一等
禮葬定軍守護王子墓步數外加給三百步返塋於長
興洞舊第定內官宮人奉朝夕朔望及四名日四仲朔
祭奠官
備祭需

私廟典禮啓辭甲子

啓曰私廟典禮上年夏初臣曹已為考據經史參酌情
文議大臣定奪依德興故事稱大院君別立支子以主
其祀而若有殿下親祭之時則於祝文頭辭稱考而
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之意入啓允下已二年
矣今者朴知誠李義吉等異論橫生淆亂是非臣等之
意以為莫重典禮既與儒臣考據大臣議定啓下遵

行已久不可以一二人僻陋之見有所更議置之為當
之意亦仰陳於筵中矣但於筵中伏承聖教朴知誠
金長生之論何說為是云金長生之論雖有曲折之差
殊大意則與臣等同朴知誠之論則錯謬甚矣而聖
教如此竊伏念聖上或不能不動於朴李之橫議雖
於筵中略為陳辨若不據證先儒之論則雖以聖上
之明達亦不無疑慮之端請以先儒所論定為證而更
為陳辨儀禮曰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降服期雖為祖
後為伯叔後其於所生則當降服期此乃聖人不易之
制也朴之疏乃引儀禮為君之父母君服斬臣從服期

之說謂今於大院既當稱考不可不服斬云此甚錯見處賈疏云所謂君之父母者合立為君而或因廢疾不立而已立受國於祖者云此指繼統合立之君廢疾不立其子嗣立後其父母死者也今欲引而為證其與禮經本指大相逕庭此不足多辨金長生守經之說固是正論而但並與稱考而為非所謂稱考只用於祭文頭辭雖無甚關係於大段禮節亦不可不為之辨若以宋英宗之於濮王我 宣廟之於德興之事論之則當稱伯叔不可稱考事理明甚矣今我 聖上上繼 宣廟之後以孫繼祖則不可以 宣廟稱考既不可稱考於

宣廟則又何以稱伯叔於大院乎今日之事與漢宣帝事正同司馬光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云蓋其祖則昭帝之兄也與昭帝相逼故不敢稱祖其考則與昌邑同昭穆昌邑既以罪廢稱考於史皇孫無嫌逼之地故也故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嗣從祖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云故其時建議稱悼考先儒未有貶議及其後也稱皇考立寢園不置後故程子於論濮議時引此而以為失禮此只以立寢園不置後為非非以稱考為非也是以漢光武上繼元帝之後而立四親廟

於春陵未為不可而朱子與何叔京論此事曰若立兄子為後以主私廟則最得禮之正云此實臣等請以綾原為後之意也惟其祭文頭辭則不得不稱考者凡人父之兄謂之伯父父之弟謂之叔父今 殿下既無稱考之地則其以大院為伯父乎叔父乎若以 宣廟為考云則大院君當為兄何得為叔乎元儒氏論漢宣帝之事曰昌邑則以姪入繼考昭帝可也宣帝則以從孫入繼若陞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故於所生之父直稱之曰考而已云此甚分明說破故臣等只以儀禮所謂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降服期

之條為斷曰服則不可不降而父母之名亦不可廢也稱考於祭文有何所妨若於此外有所加隆則 聖明洞觀古今必無是矣以支子逮定旁題以完大禮以鎮異議不勝幸甚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何如

公州行在所獻馘時請先露布啓辭

甲子二月

啓曰羣議以為凡獻馘時必有露布而今則逆魁為其手下人所斬獻此雖非元帥以下諸將大捷追勦之力不可無露布而只獻首級云故今以都體察使李元翼之名為露布獻馘之時先為奉進次獻首級為當敢啓

請行陳賀啓辭

甲子二月

啓曰伏聞陳賀勿為之 命今此逆賊誠前古所未有
之大逆而十日之內收復京城兇腰亂領駢首就誅
宗社之慶莫大於此國家元無陳賀則已此則不可廢
之禮也自 上雖欲謙冲不居其於臣民之缺望何哉
伏願 亟命依儀舉行 答曰知道予何顏受賀乎陳
賀其停之

禮曹以大臣
意再啓從之

獻馘儀 甲子二月

逆魁首級到陣外典設司設 御座於時 御所正殿
陳軍樂於門內鼓初嚴兵曹勒諸部盛陳兵儀於前庭
鼓二嚴諸侍衛及從官入侍如常儀宗親文武百官分

東西列立異位重行並戎服佩劍諸道觀察使立於班
末守令察訪儒生等立於外庭鼓三嚴通禮 啓請外
辦 上戎服出御正殿軍樂作都體察使李元翼奉進
露布獻首級者以首級傳與宣傳官及義禁府堂上於
陣門之外宣傳官等持首級陳於階上兵曹判書進前
跪告逆魁首級是實 上還內仍行告廟禮後百官陳
賀并各有儀註 時事出蒼黃朝臣及各司胥
吏皆未隨駕儀註口號記草

露布草 甲子二月

無八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臣李元翼伏以逆臣
李适韓明璉等自西鄙稱兵構亂直犯京闕竊據都城

焚燒宮室殺掠士民幸賴天地神人之佑都元帥張晚
副元帥李守一等總督官軍奮勇鏖殺大捷於鞍嶺賊
率餘衆宵遁諸軍追薄於廣州地賊徒盡潰乃於本月
十二日夜為其手下人李守白奇益獻李先哲等所斬
賊迺及其子梅其弟遂賊明璉及其姪其黨元宗慶首
級並六顆來獻 行在此實 宗社臣民莫大之慶臣
等不勝歡忭謹露布以聞

大妃殿進豐呈時儀註啓辭甲子九月

啓曰豐呈儀註不載於禮文只據五禮儀 王妃正至
會命婦儀略為參酌磨鍊而啓運宮人參事今當添入

於儀註矣座次未得恰當之禮臣等反覆商量則 殿
下座在東 王妃座在西 啓運宮座在 王妃座之
北差後似為宜當而臣等不敢擅便且內外命婦當為
入參而當于無內命婦 先王後宮於 大王大妃殿
當為內命婦設位於外命婦之列或云 先王後宮不
可為南行之座當在西壁後行云臣等亦未敢擅便且
祖宗朝舊例內外命婦同參進爵云而或以為內命婦
公主翁主王子君夫人則雖以家人禮同參入侍似無
所妨至於外庭士大夫之妻未曾有朝謁之禮而並參
於自 上侍宴之時座次禮節種種難便云然論以古

禮則雖外庭婦人皆有君臣之禮入參行拜卽為朝謁之禮同參於自 上侍宴之時未為不可但於自 上進爵之時內外命婦降立於階間以待卒事還為入侍似為宜當且此乃為 慈殿上壽之禮故自 上不得不設座於東而至尊之位座於東辟事體極為未安自上終日侍宴亦似未安行壽爵之後 王妃及 啓運宮當次第進爵進爵之時自 上似當降座此節目亦似難便自 上行壽爵之後退入於 御幕次竢 王妃以下盡行壽爵後還為入座行酒第一盞後自 上還出御幕竢酒行九遍禮畢之後直入拜位似為宜當

而亦未敢擅便各項節目俱是變禮事體重大臣等不能擅定並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啓運宮座似當在東矣

又

啓曰議于大臣則以為豐呈之儀五禮儀無明文可據曾聞 先王朝進豐呈於 大妃殿之時座次則 大妃殿北 大殿東中殿西 先王後宮則侍坐於 大妃殿之後當宁後宮則侍坐於中殿之後外命婦則坐於南行云蓋 先王後宮當宁後宮既不可坐於南行則侍坐於 大妃殿中殿之後實出於此排宴之後

大殿入行禮進酌訖出小次中殿率內外命婦行禮進酌酌禮俱畢之後 大殿還入行拜禮 大殿先後行禮之時則命婦俱出避不敢在座云大抵外命婦中公翁主王子夫人則或可以家人禮侍參於 大殿宴禮時矣外宰之夫人則只當於中殿行禮進酌時入參大殿行禮時侍宴則似無可據稽之中國之制命婦朝參之禮則有之矣若侍宴於君父則無其例矣 啓運宮坐次已行之規無可比方者該曹之欲設於西偏之北者出於一時之參量酌定 上教欲設於東偏者亦非不可行之禮而但東西異座既有男位女位之別以

此言之則該曹之欲設於西之北者不可謂無見然係是大段儀節不可臆定令儒臣博考禮經及古今儀節施行為當 至尊之座以在東為未安者固是經常之義而 大妃殿既北則不得不以東老勢也伏惟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施行何如

又

啓曰以大臣收議 傳曰依議事 命下矣他餘節目則當以筵中稟定及大臣議啓之意參量磨鍊矣 啓運別宮座次難得恰當之禮儒臣今當博考而如此事例雖或有之座次節目現出於文籍者未能得見恐難

考據也設於東偏之未安非但為大臣所謂男位女位之當別東辟既設 殿下之座則御座之上更設何座此是大段難處若謂內庭之宴但序家人父子之禮則可也此則便是君臣之禮名位之別不可不慎若以西辟差後為未安則勿為差後似為宜當定奪此一款然後方可磨鍊儀註人臣之意如此惶恐更稟 傳曰知道 啓運宮入叅節目勿為磨鍊

又

啓曰前日大臣獻議外庭命婦於 大殿前後行禮之時俱出避不敢在座云依議事 判下矣侍座叅宴雖

無可據之禮既叅其禮而不為叅謁於 大殿前似為未安 大殿行禮就座之後外庭命婦行四拜禮而出為當故儀註中如是磨鍊敢啓 傳曰知道

又

啓曰 傳曰豐呈時內命婦以當坐於 大王大妃之後大臣議定矣北辟座後非但地勢狹窄 先王後宮叅宴之人坐於座後有若侍衛將士坐於御座之後似為未安更為講定事 傳教矣當初臣等之意以為今日內命婦雖是 先王後宮於 大妃殿則即為命婦也似當於南行稍前設座矣大臣之議欲於北辟後行

為座故以 大妃殿座右稍後為座矣今承 下教以西壁差後磨鍊為當敢 啓

王世子冠禮請先定諱啓辭甲子十一月

啓曰 王世子冠禮時前期告 廟冊禮時告 廟社在於禮文告祭之時似當舉名或用已定之名或改定新名然後冠禮之時當有字之之禮依議號例擇吉日政府館閣堂上六曹叅判以上賓廳會議稟定何如傳曰允

王世子冠禮時儀仗議定啓辭甲子十一月

啓曰 王世子冠禮正月二十一日冊禮正月二十七

日推擇啓下矣或以為冠禮之時當用 王世子儀仗及官僚陪侍之儀而冠禮在先冊禮在後未受冊之前先用此儀仗似為未安云此言亦似有理而五禮儀冠禮在三卷冊禮在四卷冠冊之先後舊例皆然若欲先行冊禮後行冠禮則非但以童仆受冊不如先冠後冊之為順便而二十一日之外更無冠禮吉日若進定冊禮於二十一日之前則外方進賀箋方物必未及到以彼以此俱未妥當臣等之意冠禮與冊禮相去只數日之間耳雖未及受冊成命已下名號既定冠禮之時先用儀仗官僚似無所妨然事係重大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議于大臣則皆以為依
議曹啓辭為之似當

王世子冠禮時請以講官中一人執禮啓辭春丑

啓曰王世子冠禮時節目最為繁密通禮及禮貌官雖演習儀註此非常行之禮未免生疎至於堂上行禮時則禮貌官皆不得入叅只賓贊及主人贊冠專掌行禮而各有所執之事許多禮節若無指導之人則臨時必有差誤之患講官中擇定一人持儀註入叅使之逐節指示何如傳曰允

王世子冠禮請用樂啓辭正月丑

啓曰冠禮時舉動用樂與否政院人本曹入啓定奪矣

凡人君出入皆有軒架鼓吹大小行幸皆有前後鼓樂此所謂鳴和鑾清節奏鐘鼓之聲管籥之音非為遊豫實關威儀非喪與災不可斷懸過密自上即位之初有奴酋平定間舉動時勿為用樂之教臣等欽歎聖意出尋常萬萬常時舉動皆不用樂此實無前之變禮也天下未有無樂之國故係關吉事賀禮則並依例用樂至於冠禮時則儀禮曰士冠無樂此指三加醮字之時也春秋傳曰君冠以金石之樂奏之許慎曰士冠雖無樂而國君飯必舉樂冠而無樂非禮意也云以此觀之則國君之冠用樂可知五禮儀世子三加醮字之時

則無用樂節次而臨軒命賓贊時依例軒架鼓吹蓋參酌儀禮及春秋傳而纂定也係是莫大慶禮故依禮文磨鍊之意敢啓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一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二

南宮錄下

待罪啓辭

丙寅正月○時因啓運宮喪禮公以左
監堂上未及出仕金公尚容復爲禮判無禮公以左
雖士祭以天子諸侯又曰祭從禮云天子諸侯之祭
喪祭禮雖無傳教自爲有可祭之禮都監慢所不致察
凡祭用器具至今不爲措備前之禮都監慢所不致察
之物及節姑置不留意磨鍊都察所爲殊極非矣
似當推考今姑置不留意磨鍊都察所爲殊極非矣
迫之患禮曹啓曰禮葬時應各別察爲所爲殊極非矣
可率爾講定姑待判書臣李應行節目後博考禮經
商議稟定之意敢啓不爲傳事道目講定似無其
皆懷厭苦以托病不爲傳事道目講定似無其
日矣公出仕
後陳啓待罪

啓曰臣一生癘疾上年大病人謂必死幸蒙洪麻得全

軀命形容換脫行步跛躄扶曳隨班特一行屍近者連日大庭重觸風冷寒戰載還伏枕苦痛之中遽承新除之命國有大戚君父哀疚臣子分義不敢退在而病根深痼新證添劇風邪未解頭痛不止眩氣復作欲起還仆不得已冒昧乞免伏承嚴旨惶恐戰灼無所措身今敢忍死趨詣伏地待罪傳曰勿待罪

啓運宮喪禮稟定啓辭

啓曰應行節目待臣出仕博考禮經商議稟定事啓下矣此是無前變禮當爲而不爲則聖上罔極之情無以伸矣不當爲而爲之則聖人禮經之制不可踰

也初喪遑遽之事今已無及前頭應行之禮必須十分詳量可無過不及之悔凡係物件備用之需則必豐必厚必誠必慎惟聖意之所自盡至於儀章名品之係于嫌逼者必須細加裁定以尊事體禮嚴節文雖小必謹加一分不可減一分不可臣以淺見何敢臆定請與都監同議于大臣會坐處加減節目逐一參酌開錄稟旨後遵奉舉行傳曰依啓今日內議定俾無不及之患又傳曰以綾原君傭爲喪主事大臣引據禮經前後有請不得不勉從其以傭爲喪主

又

啓曰禮葬後返魂處所當於 啓運宮爲之而若有修理之事則當預先造治敢稟 傳曰 啓運宮狹窄無可合之處仁慶宮爲之可矣

又

啓曰石物中武石一雙加磨鍊事 傳教矣前日大臣同議時臣等亦慮及此而禮文內文石人象着冠帶執笏之狀武石人象甲冑佩劍之狀此乃 國喪象文武百官之制也似涉嫌逼故議減一雙矣今承 下教當依此磨鍊而石人二雙似爲重疊一雙則以童子石人造作爲當大臣之意亦如此敢啓 傳曰依啓

又

啓曰綾原君傭定爲喪主事捧承 傳之後罷繼歸宗公事本曹當爲舉行矣但考本曹文籍無義安君立後啓下公事是必以義安君卒逝於未嘉禮之前母位闕焉有違於父母同命立之之規不得依法繼後只得如閭閻家侍養之規一家定爲傳繼而已故也初非出繼不待 啓下而罷今旣主喪自當歸於本宗敢啓 傳曰知道

又

啓曰曹 啓辭小輿繖扇等物用青輦則仍舊事 傳

曰更為酌定事 傳教矣期服絕於諸侯故禮文無期服變除之別今此自上之服雖與旁期有異變除之節當與三年喪迥別卒哭前綴扇小輿當用於進見及視事時進見時白直領黑笠黑條兒視事時翼善冠白袍烏犀帶儀註既已啓下綴扇及輿似當用青輦則卒哭前似無進御之時故不為變改矣今承酌定之教輦亦裹以青色無妨敢啓傳曰知道卒哭前裹以白色可矣

又

啓曰禮葬時各祭節目與都監同議于大臣自都監別

單書啓而發引時應行節目亦與都監同議于大臣叅酌磨鍊別單書啓未盡條件則隨後書啓之意敢啓傳曰知道發引時予當哭辭於城門外返魂時則當祇迎魂宮門外依此舉行

節目磨鍊啓單

丙寅

啓曰今此禮葬發引節目禮葬都監大臣同議磨鍊如左一啓殯後百官奉慰淺淡服一發引時殿下及王世子闕門內有奉辭節次臨時儀註磨鍊王妃自內有望哭節次一發引後百官奉慰一下棺時殿下及王妃王世子自內有望哭節次一返魂時殿下

及王世子薨宮中門外有祇迎節次臨時儀註磨鍊
一神主奉常寺造作都監檢飭一題主官堂下能書文
官令吏曹差定一各祭祝辭用家禮一發引時隨往人
負王子駙馬以下内外有服之親有服者各服其服近屬雖無服亦進
禮葬都監堂上郎廳監造官及各該司進排官京畿監
司都事及各差備差使負等並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
傳曰題主官三品侍從中能書人爲之事付標以啓

又

啓曰以各祭節目大臣同議別單書啓 答曰知道如
是減殺則殊無祭以諸侯之禮凡祭祀一依五禮施行

事傳教矣今此禮葬節目出於無前變禮不得不參
酌情文 稟旨裁定而豈敢過為減殺以傷 聖上誠
孝之至情哉前者各祭磨鍊時就五禮儀自啓殯奠至
卒哭祭一一遵倣未敢闕遺而如發引返魂時書傳祭
書茶禮及謝后土祭雖不載於五禮儀而情勢之所不
可已者故依舊例磨鍊矣但五禮儀山陵三年内有朝
夕上食而今世士大夫家返魂後則無此禮故朝夕上
食一節減去矣今並磨鍊單子內付標何如至於虞祭
則家禮只行三虞故世皆通用而考據禮經五虞之語
以爲稍別之地矣禮曰葬日以虞代奠卒哭以吉祭易

喪祭又曰卒哭生事畢而鬼事始蓋未葬之前其祭禮當從死者而至卒哭後當祭以生者之禮故也禮所謂葬以大夫祭以諸侯者指饌品而言如孟子所謂前三鼎後以五鼎是也今此各奠各祭饌品則皆用國葬之例而至於七虞則既非吉祭且涉嫌逼依前以五虞磨鍊何如大臣之意亦然敢啓 傳曰依啓

又

啓曰以發引節目單子 傳曰發引時哭送於城門外返魂時則當祇迎魂宮門外事 傳教矣 祖宗朝皆無此禮 明宗大王及 仁順仁聖王后之喪 宣祖

皆於闕門內哭辭魂殿中門外祇迎明有舊例喪祭從先祖不可踰制況此喪情雖無間禮則當降依前 啓稟施行何如 傳曰不允

又

啓曰發引時自 上闕門內哭送之意臣等再三 啓稟而 聖批不爲 允許臣等固知 聖上誠孝出天其於送終之禮豈有極哉第以舊例雖 大王王后喪皆止於闕門內誠以人君舉動不可任情直行 祖宗朝成制不可踰也伏願 聖上勉抑至情俯循羣議大臣之意亦如此敢啓 傳曰五禮儀有發引時陪往山

陵之禮以此觀之則哭辭中門非祖宗朝規例也近世之事必出於一時權宜且此事本不係於儀章度數恐不可以踰制為言也予當遵依舊例往于山所此意知悉

又

啓曰以王世子書筵時服色單子傳曰世子服色卒哭前以白袍磨鍊今以淺淡服磨鍊何前後不同如是耶內官以下為講官變服亦無其理此單子還為出給使之改磨鍊事傳教矣王世子之服初喪雖以不杖期磨鍊而五禮儀服制條殿下及王世子無

期年服云此蓋禮經所謂期喪絕於諸侯之意而王世子名位已定喪制降殺之節當與殿下一體故也殿下之期服則自三年降雖不可又降王世子之服則似當有降臣等久欲仰稟定奪而成服之後不敢追請矣殿下之服杖期實非正禮而迫於至情寧失於厚王世子之服擬此不降亦或一道故欲於卒哭後變除之節啓請次次稍降服色矣王世子卒哭前進見時雖以白衣黑角帶而書筵之服則當初不為磨鍊王世子書筵即自上視事也自上卒哭前視事服既以白袍則世子書筵之服當降為淺淡

服矣至於內官以下之服 大殿中殿所屬內官以下則雖當從服 世子所屬內官以下初喪遑遽中泛然以一槩磨鍊而卒哭後當 啓請變除故今於書筵時世子既服淺淡服陪侍之官當從 世子之服故如是磨鍊矣然臣等不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五禮儀為外祖父母王妃父母之喪有舉哀進衰服之文而無為祖母服衰之文以此觀之則其不載變禮明矣予本無知識未知 啓辭之意出於何經以淺見論之則世子之服似當有降之說似乎無據矣今此書筵實步未安而出於不得已也期服服之重者卒哭前淺淡

服不亦未安乎若以白袍為不可則書筵姑停可矣

又

啓曰今此喪葬時應行諸事及祭式儀物前日節目講定時與都監堂上大臣同議單子 啓下而其後未盡條件隨事而生都監不能定問於本曹不載禮文又不載膳錄無前變禮觸觸難處經曰無於禮者之於禮也動而中節難聖人尚且難之况臣等之庸才淺學乎事迫之後不得已叅酌情文或考據舊例仰稟 睿裁其何能仰裨 聖孝傍愜羣議乎發引及返魂時各司一員似當郊外送迎而此則自 上舉動定奪後方可議

稟矣路祭以後各祭奠節次寔葬節次卒哭後舉動時服色請於大臣會坐處臣等與都監堂上逐一會議稟裁施行 天使時請宴服色及饌膳用樂與否並為講定何如 傳曰依啓

又都監啓辭

啓曰各祭節目單子 傳曰此祭奠磨鍊單子中有減磨鍊之事更為詳察為之事 傳教矣前者與禮曹及大臣同議磨鍊時五禮儀所載各祭則一一遵倣無所闕遺而如殯宮門道路橋梁祭殯宮解謝祭門牆破毀先告事由祭下山陵奠引魂移安祭還安等祭則只載

於謄錄而不載於五禮儀故雖不磨鍊而此則觀象監主掌該司照例設行云今番令各該司參考舉行矣啓殯奠家禮只云因朝奠設行而謄錄有啓殯後別奠之語更考五禮儀啓殯奠儀則因朝奠祭告之後又為設奠此似是別奠今當依此磨鍊至於山所三年內晝茶禮則五禮儀無之雖於庚子年謄錄有之而必因一時特教而為之此乃文昭延恩殿所行之禮大臣之意皆以為依禮文勿為宜當云敢 啓

外祇迎事改付標啓下

發引時城門外哭殯返魂日魂宮門

又

啓曰前日 備忘記當初磨鍊儀註中多有未盡之處
卒哭後祥前仍用白袍祥後禫前以淺淡服磨鍊事言
于禮官事 傳教矣臣等伏奉 聖教反覆參商則五
禮儀 大王王后三年之喪卒哭後視事時用白袍今
於期喪仍用白袍似無差等故當初以淺淡服磨鍊者
蓋以此也而今之羣議亦多如此第念五禮儀內喪在
先條卒哭後白衣翼善冠黑角帶自祥至禫深染玉色
衣云此卽父在為母之服也今此期喪實倣此例則卒
哭後白袍亦為有據依此磨鍊而深染玉色與淺淡雖
不相遠依禮文仍以深染玉色磨鍊何如 傳曰依啓

又

啓曰 備忘記私喪動勞百官心甚未安發引及返魂
時舉動百官勿為來祭事言于該曹事 傳教矣禮所
當為則雖無 下教固當稟行所不當為則雖有 下
教不敢承 命喪禮雖有隆殺人君舉動臣下隨駕自
是不易之常禮 聖教及此極為未安惶恐敢啓 傳
曰知道勿為隨駕可也

天使前儀禮講定啓辭 丙寅

啓曰 天使時自 上服色饌膳用樂與否各朝實錄
考出以來而皆 大王喪吊祭冊封 天使時禮節也

與今頗異故接見宴享時皆用素服獨宣祖朝戊辰年封皇太子頒詔天使時宣祖方在明宗大王喪而下馬宴以黑團領行禮七爵而罷云此是近例而稍似者登極天使例於皇帝初喪出來而皆用吉服宴樂蓋為頒慶出來之使與為喪禮出來之使事例似當有別故也五禮儀內喪在先條再期之前以無揚赤色黑衣接見朝廷使臣云宣廟朝亦以黑團領行宴必以頒慶天使之故而亦據五禮儀此條而為之也迎詔勅時用吉服所以敬皇上也敬王人亦所以敬皇上也迎詔時既用吉服接見時還着白

衣則天使不無恠訝之理天朝人以無紋黑袍為素服今依宣祖朝例倣五禮儀之文以無易赤色黑衣接宴而宴禮時饌膳依近例倣卓則同於天使床面床則用素膳各色味數湯炙亦皆用素樂則陳而不作似為得中然事體重大議大臣定奪而令問禮官從實具告於天使稟定何如傳曰依啓

興慶園誌文中直書御諱當否啓辭丙寅

啓曰以都監草記誌文中御諱直書事令禮官議定事傳教矣此事曾與都監堂上反覆商量直書御諱似為未安考之近例德興大院君神道碑文亦不書

宣祖大王御諱今誌文中所謂長卽 當宁之語若或
未妥則曰長卽我 主上殿下云似為宜當然臣等不
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議于大臣則左
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以為誌文乃臣子撰述之文直
書 御諱實涉未安伏惟 上裁 傳曰知道諸陵誌
文不書御諱乎更為詳察議定事 傳教矣各 陵誌
文文籍散失雖未能一一考見而 健元陵碑曰誕六
男 上王居二我 殿下居五 獻陵碑曰誕四男我
殿下居三 英陵碑曰誕八男長卽 今上殿下其餘
王子並皆書名 貞顯王后誌文亦曰誕今 上云今

上卽 中宗大王也至於 穆陵誌文本不載諸 王
子及孫德興大院君神道碑則曰長卽河原君某次河
陵君某次卽我 聖上云此皆不書 御諱之明例也
敢 啓 傳曰知道當宁二字改以他字可矣

卒哭前服色議啓 丙寅

啓曰 傳曰卒哭前魂宮舉動以衰服出入似合情禮
令禮官更為議定事 傳教矣人君喪服自有變除之
節卒哭前 視事時亦用白袍則出還宮舉動與視事
無異况返魂後魂宮舉動與發引日哭送靈車有間以
白袍出還宮至齊室衰服似為合禮前例亦皆如此故

如是磨鍊矣敢 啓 傳曰知道

壙中補板事回啓 丙寅

啓曰 備忘記補板雖出於務厚之意歲久之後則想必無益而有害勿用補板俾無年久頽落之患如何令都監議啓事 傳教矣補板私家之所不用雖未知取義之如何而因此壙中寬濶歲久腐朽則無益而有害誠如 上教今此石岡若裁雙穴則壙中之寬濶充有所妨 聖教極爲允當敢 啓 傳曰依啓

祭初獻禮議啓 丙寅

啓曰啓殯奠以後各奠儀註九道已爲磨鍊入 啓而

遷奠以後各祭儀註今方參酌磨鍊矣卽者伏覩都監啓辭 批答初虞祭初獻禮則自 上當親自為之拜位依私廟親祭時例設於階下事 傳教矣伏念 聖上旣然酌禮經斷定喪制亦旣俯循大臣百官之請以綾原為喪主定為主祀典禮大定羣情嘆服今於虞祭初獻捨主祀之人而 殿下親行則虞卒哭喪紀之大節而祝文頭辭亦將改撰其與禮文大段差違從前講定之意盡歸虛地豈不未安返哭升堂如疑如失人子之至情 聖上之心曷有其極只然哭位不行獻禮聖心宜有歎焉而經曰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

亦有節臣等之意今於虞卒哭則一依典禮行之而返
哭之後擇空日別為親祭自上行初獻禮世子為
亞獻親屬為終獻而祝文頭辭則依癸亥初本曹議大
臣所定稱子而不加孝字則情文似為得宜臣等不敢
擅便並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依啓議于大臣則左
聖上罔極之情寧有其極既有喪主則政申欽以為禮文
行之絜後別祭親行果合情禮右議政申欽以為禮文
祭初依禮欲自啓稟為之別祭時親行之至情既有喪
主則依該曹啓稟為之別祭時親行之至情既有喪
知道

儀仗軍容定奪啓辭

啓曰以兵曹啓辭輿輦及陽織扇依傳教畏以白

色儀仗別無變改事傳曰服衰服乘素輦陳五色儀
仗於前可乎揆之情禮必無是理而禮官意見如彼未
曉其意也輦與儀仗不可異同急速定奪事傳教矣
初喪時輿輦之色仍下問本曹議于大臣輿及織扇
用青輦則仍舊事定奪入啓則有更為酌定之教本
曹更以輦亦畏以青色入啓則以卒哭前畏以白色
為教厥後事目單子卒哭後輿輦織扇亦勿改以青
色事判下矣五禮儀大王喪發引隨行時儀曰輿
及織扇用素其下曰降輿乘輦導從如常儀又於嗣位
後頒教時及皇帝喪成服時只織扇用素云而兵曹勒

諸衛列仗衛陳鹵簿如常以此觀之則輦之與輿亦有差別而今之用素出於特教耳至於儀仗則各有方色係是軍容似難變易故自前國喪無旗麾用素之時臣等只據五禮儀之文以依舊例舉行事答之矣今承下教極為惶恐此是軍容令兵曹參考定奪施行何如傳曰依啓

發引時告祭啓辭

啓曰傳曰發引前似當有私廟告祭磨鍊乎問啓事傳教矣發引時告祭雖不見於禮文家禮有奉柩朝祖之禮此禮雖不可行於今日以某年月日窆于新卜某

園之意措辭爲祭文發引前一日遣官祭告似合情禮敢啓傳曰依啓且稱園之意爲先遣官祭告

又

啓曰以返魂時祇迎儀註似當有拜禮而何不爲磨鍊事傳教矣凡大駕出入時百官祇迎祇送皆無拜禮故今此各司一負江頭祇迎時亦不以拜磨鍊而因下教付標外議皆以爲不妥欲啓稟而未敢矣返魂時自上祇迎於魂宮門外與發引時哭送有異但當祇迎而隨入卽爲行禮矣門外拜哭實非得宜人君舉動雖小必慎喪禮哭踊亦皆有節而臣等誤以哭禮磨

鍊拜禮添入尤為未安何以為之惶恐敢稟

別單

今此路祭及園所各祭獻官及執事人負服色受香時
淺淡服行祭時有服者服其服無服者淺淡服魂宮虞
祭時諸親只有官者入祭而有服者各服其服近屬中
無服及服盡者淺淡服 魂宮親祭時有服宗親各服
其服無服者淺淡服

虞祭初獻禮回啓
府公在園所未還政院啓曰延平
判書李其方在園所本曹無回啓堂上元劉子末
端有令廟堂更議定奪之語故禮曹郎廳問于大
臣則左議政尹昉以為觀此劉辭極論當初降服
之非未端以虞卒哭自觀上主獻為論云當初廷

臣之議蓋以不得聖上既承宣祖大王之統則所
生之親似不降上其服故初喪時屢請得蒙
聖允既請而亦蒙期則聖允以之誠為孝意勉
據禮允屢請而不感亦蒙期則聖允以之誠為孝意勉
從羣下執之說亦非至聖允以之誠為孝意勉
元非建之說亦非至聖允以之誠為孝意勉
廷議之疏始有說非耳臣既定喪主而題
之後則虞卒哭之說非耳臣既定喪主而題
為親祭亦合情禮初故臣與僚因該曹啓辨妄為
獻議今不敢變其初獻禮自行之於禮亦無不當矣
無喪主虞卒哭初獻禮自行之於禮亦無不當矣
改磨鍊施行議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
不磨鍊施行議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
獻則為不當啓仍行別祭院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
議定為不當啓仍行別祭院啓曰祭院啓曰祭院啓曰

啓曰以李貴劄子虞祭儀註改磨鍊事 傳教矣國無
二廟喪無二主綾原既為喪王以孝子主祀今於虞祭

大節不行主獻有違常經自 上別行親祭備禮獻奠
實合情禮今以一人之見遽改已定之禮臣雖庸駑公
議至嚴驚惶窘急不知所達請已定儀註更與大臣熟
講以處初獻三司亦論執七日再獻前為灌地則何以茅沙磨鍊鬱莫
祭只為亞獻位喪主靈座獻前為灌地則何以茅沙磨鍊鬱莫
子為亞獻位喪主靈座獻前為灌地則何以茅沙磨鍊鬱莫
幣則人君行獻之禮故獻親行別祭時儀註磨鍊鬱莫
知道

園所守護軍令兵曹量定啓辭

啓曰 備忘記金浦山所不可無守護之人量定良民

俾禁樵牧事言于該曹事 傳教矣伏聞德興墓山

宣祖入承大統之後只定守墓軍七名云此似前例而
但念金浦山所山底民居稀小樹木童赭守護之人若
小則恐不足以備洒掃禁樵牧似當加等磨鍊令兵曹
擇定根着有實十五名並奉足四十五名移居山底量
給位田免稅復戶為當大臣之意亦然敢啓 傳曰依
啓加定五戶

虞祭時私親及近侍入參便否稟定啓辭

啓曰虞祭儀註初則以諸親皆入參磨鍊而外議以為
重服之親若有無官者則既難取舍不可着笠出入

於御前不參無妨云故不為磨鍊而臨時欲啓稟
定奪矣或云諸親中有官者入參為當何以為之敢
稟且自上入參祭禮時承旨史官例當陪侍而或以
為內喪外臣不當入參云何以為之惶恐敢此並稟
傳曰知道虞祭時諸執事依私廟親祭時例磨鍊諸親
中有官者亦令入參

魂宮園所祭儀啓辭

啓曰魂宮園所四時臘及俗節朔望祭式節目大臣同
議磨鍊事啓下矣大臣同坐處逐條議之皆以為魂
宮四時及臘主人為初獻親屬為亞終獻諸執事及茅

沙節次並如今番虞祭例祝文用家禮魂宮俗節朔望
初獻亞獻終獻皆主人為之依家禮無祝有茅沙執事
依殯宮例園所四時及臘獻官親屬差送而依各陵
例一負連行三獻執事大祝依魂宮例差送祝文依魂
宮例用家禮祝辭園所俗節朔望守園官連行三獻執
事以內侍為之無祝文大臣之意如此依此磨鍊知委
何如啓依所啓施行魂宮四時及臘享自上親行初
獻似合情禮更為議定

又

啓曰以朔望儀註傳曰朔望祭初獻禮自上當親行

此意言于該曹事 傳教矣朔望祭雖與虞卒哭有異
乃喪主常行之祭自 上若為初獻則 王世子當為
亞獻親屬當為終獻是則喪主常行之祭反如別祭之
式似為未安既與大臣議定朔望等祭禮議大臣定奪
何如 傳曰依啓朔望俗節等祭與虞卒哭祭有異初
獻則自上行之亞終獻則今補連行似可矣

又

啓曰四仲朔之祭士大夫家常時則宗子主祭而喪三
年內則家禮無設行之語蓋以喪三年不祭禮也喪主
不得行享祀於家廟故不敢獨行於未祔之主也而今

依五禮儀四時及臘並為磨鍊此特自 上別行之祭
也親行之時則依別祭例自 上行獻祭以情禮似為
合宜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又

啓曰明日朔祭以別祭例自 上初獻事議 啓矣朔
祭則五禮儀有祝而無降神節次家禮無祝而有茅沙
節次今若以別祭例為之則當有祝文及鬱鬯奠幣等
禮儀註今當改書以何例為之乎敢稟 傳曰依家禮
為之

又

啓曰 傳曰親祭與虞祭不同主人及王子當位於東階而地勢狹窄當立於階下世子在階上而主人王子在階下似為未安世子位亦設於階下之意令該曹速為講定事 傳教矣凡祭禮獻官之位與諸享官有級王世子非但自有位次當為亞獻官則降立於階下似為未安臣等之意 王世子之終獻官似當位於殿下位之後主人及 王世子則位於西階上俱北向宗親以下則位於西庭似為宜當敢稟 傳曰依啓

又

啓曰 傳曰發引時先往郊外以待於禮未安遵依禮

文隨後陪往而城外路祭設於哭送處越邊路祭設行之間整頓班序俟祭畢哭辭而退如何如是行之似為宜當速令該官議定事 傳教矣郊外哭送雖出於聖上之至情先為舉動則紛擾窘迫尤極悶慮而靈駕既祭停留若久則亦為未安故如是磨鍊矣今承下教路祭時哭辭於越邊果為便當依此改磨鍊何如 傳曰依啓

論練服啓辭

啓曰練祭節次今當磨鍊五禮儀練服註但云練布為冠去首經負版辟領家禮練服註男子以練布為冠去

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云而禮記練冠練緣註曰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又曰正服不可變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又曰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腰帶以此觀之則五禮儀之練制不及中衣又不論婦人變除節次者恐是闕文也家禮之練服楊氏亦謂之踈略似當以禮經為正而參酌磨鍊也且綾原君則當於祥日練服王世子則以正服之期元無練禪當於祥日除服今此練祭時只參祭而無變除節次為當

迎詔時服色議定啓辭

啓曰 天使時各樣儀註今當磨鍊迎 詔時及宴享

時服色已為講定問禮官賁去矣出還宮時自上服色及隨駕百官服色羣議不一或以為迎 詔出宮時自上白袍隨駕百官淺淡服迎 詔後崇政殿茶禮時自上黑袍卽日下馬宴出宮時自上白袍至南別宮御幕進 御黑袍百官隨駕時着淺淡服似當或以為 天使入來後則大小人負皆着黑衣迎 詔時百官既當吉服則出宮隨駕時當着黑團領宴享出還宮時隨駕百官及近侍衛士勢難改服於 天使館內亦當仍着黑團領云兩說皆為有理天使之行已為下陸習儀當從近舉行而此一款臣等不敢擅定請議大

臣定奪 傳曰允

又

啓曰政院 啓辭 天使入京則 王世子似當有接見之禮儀註節目令該曹講定事 傳教矣 王世子受冊命於 天朝之後則迎 詔及宴享俱當出參矣又當有別行請宴之禮今則時未及受冊於 天朝似難依例接見但 天使若或聞知而請見則不可不見冠服及服色議於大臣預為講定以待為當敢啓 傳曰依啓

又

啓曰 殿下冕服無革帶所謂革帶即百官朝服所着品帶也有冠而無帶似無其理考之大明會典及大明集禮則 天子冠服親王冠服文武官冠服圖說列錄各章皆有革帶 天子則王革帶親王則金鈎鰐文武官則或玉或犀或金銀皆以品數以此觀之則有革帶明矣而考之五禮儀則百官皆有品帶而 殿下及王世子則只有大帶無革帶此乃永樂元年 欽賜之制云豈當初 欽賜時以王革帶價重或令外國自備而遂闕之五禮儀撰著時仍以不載耶殊未可曉也冠而無帶所見殊常 天使亦不無恠訝之理如以為宜

有而闕焉則及今可以造備以進如以為五禮儀所無不可輕為則令今行事知譯官詳問於禮部或請補賜或令自備當有考定之事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又

啓曰自 上迎 詔時吉服接見宴享時黑袍事問禮官回來後當有定奪矣出還宮時服色羣議不一故將兩樣說話議大臣入 啓矣右相陳劄之意實與臣等所見相符大槩尊有所壓則禮變其常其日舉動只為迎 詔慶禮接見宴享俱是敬 王人同大慶之禮則

君臣上下素服以出非但於意未安 詔使知之則其為駭訝必不止於青籤也出宮時行禮時服色屢變一日之內吉凶相雜華人所見亦必有妨初出宮時自上黑袍黑輦厥後接見出還宮時俱仍此服似為宜當更議大臣何如 傳曰允

又

啓曰政院 啓辭自 上接見 詔使時上下皆服黑色事已為定奪矣但或謂自 上着無揚赤色黑袍則近侍侍衛及 御前出入之官亦當着無紋黑袍去襜子此說亦為有理但襜子則可去而我國堂上官黑袍

皆有紋段紗無紋袍決難猝備且中朝之人以無紋黑衣為素服云待王人似不宜純用素服若侍衛將士之服似係軍服有紋自不妨至於行酒宰臣及司饗院提調非獨為御前當進酒於詔使禧子亦不可去唯承旨及司饗假提調只進果饌於御前者去禧子仍着有紋黑袍似當令禮官議定何如傳曰允事傳教矣臣曹之意亦如此故承旨史官及御前進酒進果盤司饗院提調勿為插花事曾已啓下矣今者政院啓辭極為詳盡並依此知委施行為當且御前進花一節不為磨鍊於儀註矣今更思之只於天

使前進花而御前進花節次全然不為似為未安今此宴禮雖不用樂而樂具不得不陳設依此例進花而內侍受之置於床上似為宜當此一節天使前儀註雖不必添入只付標於御前儀註何如傳曰依啓

又

啓曰傳曰世子接見詔使時冠服當用何服色乎令禮官速為議啓事傳教矣前日本曹啓辭天使若請見王世子則冠服及服色議於大臣講定以待事允下後與大臣相議則以為世子雖未及受命於天朝本國名位已正當服翼善冠袞袍矣但

王世子服雖未盡卒哭之後書筵服色已為變除接見
王人似當從吉而或以為翼善冠烏犀帶無襍子有紋
黑袍亦以為無妨云臣等不敢擅便更議大臣定奪何
如 傳曰依啓議于大臣則以為該曹 啓辭已為詳
盡接見 王人從吉無疑但自 上接見時用黑袍則
東宮翼善冠烏犀帶無襍子有紋黑袍之說似出於酌
宜臣意亦恐無妨云 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知道世
子時未受 命以翼善冠見 詔使似乎未妥更為議
定且烏角帶有紋袍亦甚不適無紋黑袍磨鍊可也
又

啓曰 上世子翼善冠袞龍袍自是常用之服非如冕
服受 命之章也既正位於本國則着帽與臣僚一樣
以為未安 先王朝丙午年亦有已行之例而今以服
未盡之故去袞龍襍子則似為適中敢為議稟矣 傳
曰知道依丁酉年例着帽子相見似為合宜更議以啓
世子冊封奏請啓辭

啓曰 王世子正位東宮今已二年而尚未及受冊
命於 天朝上年臣曹據例 啓請而適值兩璫之行
公私物力掃盡匱竭人心駭悶若不可支 聖上軫念
民生遂從姑待後年之議以至於今竊念莫大應行之

典固不可以物力之豐歉有所輕重冊封 宗儲誕請
皇命是何等事而因此稽遲豈非未安之甚乎 詔使
若問本國既已冊封而何故不得 奏請云則其可以
物力為辭乎仍念今番 詔使清簡異常用餘必多戶
曹銀參雜物兵曹軍馬價布並令封置別庫則明年雖
遇璫行似無大段及民之弊似聞 天朝深念我國殘
匱之狀且懲胡差侵虐之甚凡於我國之事務欲寬省
云雖太監出來必不至於胡璫今於謝 恩使之行付
送請封 奏文則此是例典必無持難之事而使臣周
旋則亦或順付賁回若過今行則稽遲又甚臣等職在

該掌惶恐冒稟請令大臣定奪施行 傳曰知道啓辭
良是但此蕩竭之時 詔使連三年出來則民力決難
支堪更待後日 奏請勿為重困吾民

論太廟樂章啓辭

丙寅閏六月

啓曰 太廟樂章 實錄相考來啓後樂章何至今不
為製進乎問于該曹以啓事 傳教矣此事上年秋間
因 筵臣吳允謙 啓辭本曹覆啓 世宗以下列聖
廟樂經亂以後書籍散失無憑可考 實錄考出後如
無見錄之處則令大提學提學製進用之事 啓下後
今年三月春秋館堂上下去江華 實錄考見書啓內

但有翼祖度祖桓祖太祖恭靖大王太宗世宗並七
室樂章而此則似是祔廟時樂章此外則無之云非
但與樂學軌範所載各室之樂互有加減樂章之辭
全不相同未知其由樂學軌範成於成宗末年而只
載世宗以上之廟樂文宗世祖睿宗以下之
廟樂則不載焉厥後自中宗至我宣祖皆無樂章
豈皆放過而闕耶無乃廟樂當從最尊故只贊太祖
太宗功德而其下則別撰樂章通用於各室耶其曰
非整乃世宗廟樂而辭意全贊島夷戡定之功故雖
非最尊而亦有廟樂耶世宗以上廟樂既用之

後繼之以大猷繹成永觀等樂章其辭則曰列聖宣重
光又曰世德作求率維敎功又曰於皇列聖世有武功
此似是通用各室之樂章也但宣廟則有光國中
興之烈似當別為廟樂而特未及舉行耶至於穆祖
翼祖度祖桓祖廟樂則既移永寧殿之後則不當疊
用於宗廟而因循疊用故四祖及三室廟樂次次
延至於八九室極為未安今後四祖樂章只用於
永寧殿而宗廟則自熙文隆化而始用則似不至於
紊亂矣各室樂章追製補用事則非但近日因詔
使多事臣等識見荒陋未知恰當與否不得容易議

啓請更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又

啓曰因 筵臣所啓 本朝樂章大臣收議儒臣博考
入 啓 傳曰知道令禮官議定事 傳教矣各 室
樂章追製補用事則臣等之淺見所未到前日 啓辭
中以 廟樂當從最尊故只贊 祖宗功德而其下大
猷繹成昭武永觀等樂章則通用於 列聖之意略為
陳 稟矣至於基命歸仁享嘉輯寧則乃 四祖樂章
以常情觀之則 四祖既移 永寧殿似當只用於
永寧殿意以為遡遷之後或致因循不改而然矣今更

反覆參商則 太廟樂章非但載於樂學軌範亦詳載
於五禮儀 宗廟樂章迎神奠幣進饌徹籩豆送神皆
是 列聖通用之辭而初獻則以熙文引入以基命以
下八章及大猷繹成引出而為一曲舞亞終獻以昭武
引入以篤慶以下九章及永觀引出而為一曲舞其於
永寧殿則曰樂舞與 宗廟同以此觀之 四祖既祧
之後 太廟仍用 四祖樂章 永寧殿亦用 太祖
太宗樂章明矣必非放過之致亦非因循之過自 文
宗至 成宗之室樂章皆不載於樂學軌範及五禮儀
蓋各 室之樂則樂章長而奠獻易樂纔始而獻已畢

矣勢必纔奏纔輟不成曲舞故作為一樂始贊先德終
贊列聖以為通用之樂其意似非偶然歌頌先德奏
於列聖之室允協情文是實周頌執競之遺意也
儒臣博考中所謂西漢則只就功德茂盛之處而製樂
夏侯勝之論亦足為證也宋朝元朝似有各室之樂
而其用之制不得其詳至於皇朝則太祖太宗各有
樂章而仁廟以下通用之無乃樂學軌範撰定時參
考此等典禮而為之耶廟樂莫大之禮臣等不敢擅
便請更議大臣定奪何如傳曰允

又

啓曰以太廟樂章議大臣草記傳曰依議施行且
宣祖廟似當別有樂章議大臣定奪事傳教矣議于
大臣則左議政尹昉以為前代帝王雖非創業之主
而有功德於民則廟樂亦有別章宣祖大王既有
光國中興之偉烈別製樂章以用之意前日臣於收議
中已盡陳達伏惟上裁右議政申欽以為宣祖大
王樂章依上教撰出用之宜當若其叶於樂舞與否
在該曹令樂師等講究施行伏惟上裁大臣之意如
此上裁施行事入啓依議事傳教矣各室樂
章不為各製之意則前日已為考據禮制定奪啓下

宣祖大王有光國中興之烈別製樂章用於廟
享允協神人之望依 上教令大提學撰出用之為當
但其叶於樂舞與否則問之梨園老樂師則渠等但習
樂譜奏於登歌而已添入新章諧於某律叶於某舞則
不能詳知但長則可以促之短則可以緩之云似難取
質而無疑也謹考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於宗
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神可得禮矣因此更考樂學
軌範則初獻保太平之樂以熙文引入而以基命等九
章滾成一樂舞以繹成引出亞終獻定大業之樂則以
昭武引入以篤慶等九章滾成一樂舞以永觀引出以

此觀之則周禮所謂樂九變者似是此意也故繹成之
章曰左籥右翟曰既九變云者亦此意也然則初獻及
亞終獻九章皆脩似無添入之章而第考各章句數字
數則初獻通共七十二句三百八字亞終獻則八十七
句三百二十八字此則非有他意其時詞臣撰出時偶
有多少耶以故樂師等皆云初獻則樂章稍短故以他
聲引出覆奏云今以新撰樂章添入於初獻貞明之下
而句數字數與亞終獻相稱則似為宜當敢 稟 傳
曰依啓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二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三

庚申朝天紀事

萬曆 皇帝大行儀

六月二十五日葉序班世賢來言辨誣勅書分定於翰林錢象坤而方閣老曰朝鮮文獻之邦觀陪臣呈文亦皆詞翰之人此勅書不可尋常撰述乃於內閣招兵部尚書黃嘉善禮部侍郎孫如游侍讀學士韓爌及錢象坤再三潤色始為撰完云七月初六日葉序班來示勅書草仍曰勅書已為正書而使臣領賞賜後辭朝時當受勅書矣近因西獫賞給庫藏遽竭當開新庫而奏稟

乃開 皇上瘡候彌留自前開庫之奏經年不下極為可慮云余等念邊報日急遼東朝夕將陷 皇上瘡候危重萬一不幸宮車晏駕勅書未及領受則千古之恨也雖不領賞而先受勅亦有前例乃與葉序班等請於內閣初十日葉序班來言圖於內部則十七日許令先受勅書十七日曉赴闕自午門左掖入會極門坐於內官房葉陳兩序班已先候矣翰林錢象坤中書舍人尚寶寺丞皆會俄頃太監自內出謂曰 皇上自昨夕瘡勢危重閉眼不開朝鮮國辨誣勅書給與陪臣之意奏知額可然後又為請寶而此時何敢奏知陪臣等可退

去余令譔官訴于錢翰林使之通於太監曰外國使臣既以受勅來到而遽以 皇上未寧至於停止則恐駭聽聞 皇上宿疾雖因暑閉眼可隨便微稟也太監如其言則至晚 皇上開眼額之云俄而中書官入內填日子於勅書序班引余至文華殿庭西向序立一官擎勅書自內而出先上殿門堦上錢翰林隨至太監次之翰林立於西太監立於東相對一揖捧勅官以勅授太監太監受而授翰林翰林受勅下階余進階前北向跪三叩頭訖翰林北向立作揖回身向西以勅授余余仍跪而受之又三叩頭而起作揖打恭奉勅而出勅曰朕

惟大恩不蓄小嫌乎在形迹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居
听睹之先惟爾朝鮮僻處東隅世遵箕範惟我夙推心
腹肆爾世濟忠貞憤茲奴酋棄信速禍索厥國賦戮力
從征仁急父兄勢捍頭目師雖輟劔志逾靡他寧俟戒
嚴輔車迺奮同仇之愠况肯觀望蚌鷸轉懷兩袒之私
是用再降重書薦錫金幣聊示優恤爰助隄防倘以道
路傳謀之言輒為投杼差胡往來之跡不釋飲弓爾固
何堪我亦安忍原無陰翳詎待現消矧夫上兵伐謀豈
必焚書斬使弭謗不辯無用泣血剖心然猶介介靡寧
皇皇求雪精能貫目氣欲吞胡非睿明王之疏義勃于

志抑且陪臣之懇情見乎辭茲益鑑爾悃誠愍爾憤惋
弘為開布嘉與昭宣載申羽翼之盟更訂締結之誓我
天克定聿覩張皇彼貫已盈終就殄滅互援協濟襄棹
伐于一朝前恥除兇垂勲名于千古為此俯慰爾其欽
哉故諭 皇上聖候自望後添得暑痢二十日 皇上
大漸惟幾閣老入宿內閣二十一日放御醫 皇上御
弘德殿引接閣老方從哲英國公張惟賢兵部尚書黃
嘉善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八人將手指面教各臣看一
看病至如此又慮憂東事方從哲等奏用人發帑等事
皇上將手連握數次不久斷氣是日酉時崩逝臨崩

遺詔曰朕嗣祖宗大統歷四十八年久因事焦勞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云云是夜御史四員巡視皇城嚴守衛禁出入皇太子發令占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喪禮二十二日發喪小斂二十三日頒遺詔詔曰朕以冲齡續承大統君臨四海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不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僚采半空加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

開夙夜思惟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惟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皇太子聰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親賢納諫以永洪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三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務協恭和衷輔弼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稅誣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權稅併新增織造燒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可釋放者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

助急需陣亡將士速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母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重勿得輒離本國各處提督鎮邊三司官地方攸緊不許拔去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具并土官并免進香詔告天下咸使聞知禮部為喪禮事該本部會啓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盧受等傳 皇太子令旨 大行皇帝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酉時崩逝合行喪禮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敬此敬遵傳奉到部臣謹會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太學士方從哲計議一應合行事宜開坐上請緣係喪禮事理未敢擅便謹啓請旨計開 一二十二日發喪不鳴鐘鼓 皇太子殿下括髮詣 大行皇帝宮舉哀哀止小斂括髮設奠不用文舉哀歸喪次 穆廟皇妃皇貴妃等妃皇嬪等瑞王瑞王妃惠王妃桂王瑞安長公主榮昌公主壽寧公主皇長孫諸孫諸孫女舉哀禮同各歸喪次 一二十三日頒遺詔是日大斂 皇太子素服束髮舉哀設奠不用文大斂奉安梓宮設几筵安神帛立銘旌哭盡哀妃嬪諸王以下同 一二十四日成服 皇太子服衰服詣梓宮前舉哀行

奠祭禮妃嬪諸王以下皆成服各祭一壇六尚局及宮人各隨祭內官內使祭一壇以上祭用文一二十五日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共祭一壇文武三品以上命婦共祭一壇一在京文武官員自二十二日聞喪白布圓領烏紗帽黑角帶皂靴詣思善門外哭臨二十三日冠服同清晨仍詣思善門外哭臨退于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各具斬衰服詣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而止凡入朝及在衙門視事用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經麻鞋退居卽服孝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

在京大小官員所服斬縗俱要照依禮制不許參差不一文武官員二品以上命婦麻布大袖圓領長衫麻布蓋頭由西華門入思善門外哭臨三日奉令旨免哭臨一在京諸寺觀各聲鐘三萬杵一在京以聞喪日為始禁屠一十三日一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粧飾俱以成服日為始二十七日而除一外國四夷使臣行哭臨禮工部造與孝服隨朝官哭臨及行祭禮一聽選官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員僧道坊廂人等聞喪卽易素服自次日早赴順天府朝闕設香案朝夕哭臨至二十四日各官具斬縗服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聲

而止仍各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主以下聞訃皆哭盡哀易素服第四日服縗服二十七日而除 一遺詔到日在外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置斬縗服于本衙門宿歇不飲酒食肉每日率合屬官員人等就于本衙門內朝闕設香案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聲而止自是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官員命婦聞喪服素服舉哀三日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女只素服十三日 一在京常朝文武官員每員給麻布一匹自造喪服七

月二十三日奉令旨是日大斂奉安梓宮立銘旌云而余等鎖在館中百官及館夫等皆在闕裡門禁蓋嚴無由出入適又提督秦士文陞補外職新提督楊若梓時未上任不得已搆呈文送呈於禮部曰 大行皇帝賓天千官自昨日哭臨而職等出入不得自由不勝悶鬱竊念 皇上訃至本國則國王有率百官舉哀發喪之禮況職等來在輦下豈可退在館中乞隨參於千官哭臨之列凡千應行禮節一一指教云云則閣老謂禮部曰朝鮮同內服不可以外國區別此言有理可謂禮義之邦乃許隨班行禮仍入儀註中卽行文工部造給

孝服發票許出是夕工部先送余等三人衰服制頗有違家禮呈文於禮部而改之二十四日曉余等白帽白衣往闕門外着斬衰腰首經帶麻鞋從午門西掖踰會極門思善門外卽武英殿之左而大內之差備門也見萬歲山松栢蒼蒼其下卽宸居乾清坤寧宮在其左右隨千官行成服禮前後舉哀四拜而罷二十五日曉如前進祭是日隨千官先詣文華殿上箋於皇太子勸卽帝位仍詣思善門外行朝哭禮仍與千官進香祭一壇而罷二十六日曉如前進祭上勸進箋於文華殿行朝哭禮於思善門外

泰昌 皇帝登極儀

自七月二十五日千官上箋於文華殿勸進皇帝位皇太子令旨諭文武群臣軍民耆老人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憂國之意願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二十六日再上箋答曰覽卿等所進箋為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逾增哀痛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至二十八日三上箋答曰文武群臣耆老軍民人等合辭陳請至再至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皇太子諭禮部曰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

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以 祖宗基業之重 皇考
遺命之嚴上箋勸進至再至三義正詞懇不得已勉從
所請茲當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爾禮部其擇
日具儀來聞禮部將欽天監擇到大吉日時并合行儀
註開坐請旨二十八日千秋使金大德等入來三十日
聖節使李春元等入來內閣傳出 皇太子令旨諭內
閣六部五府諸衙門我 父皇賓天你每俱受國厚恩
當思竭忠報國務要盡心供職無得怠惰誤事又令旨
曰昨 父皇言及先生等具奏用人發帑諸事今特悶
念遼東等九邊文武將士勞苦發內帑銀一百萬兩給

與戶部酌量緩急作速差官星夜解赴各鎮以作犒賞
以稱憫恤至意特諭卿知又令旨曰說與督理稅官張
曄等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為三殿兩宮未建帑藏空虛
隨宜採用近因奴酋反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
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曄等都着撤回其見征在官稅
銀等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又令旨曰再發帑銀一
百萬兩全送遼東犒賞將士欽天監奏新 皇帝登極
八月初一日午時吉八月初一日晴五更頭余等服紋
紗黑團領品帶往闕下是日皇城東長安門西長安門
東安門北安門大明門各二象分立侍衛勇士六千九

百名列立拒守內城承天門端門午門東華門西華門
玄武門亦各以二象分立勇士二千八百名列立拒守
皆以京營大將領之千官候於午門外平明先開東掖
門次開西掖門龍輿駕四象立於五鳳樓前輿上設御
座環四面雕欄可容數十人千官從東掖門入會極門
過內赤墀會於文華殿前庭公侯伯着冕旒執珪閣老
以下着梁冠朝服州郡陪表差負着黑團領品帶侯伯
以下不得跟隨一人只閣老令着紗帽者四人分行前
導儀仗及鹵簿大駕其數略如我國而制式稍異或多
或以皆錦衣衛官執持而旗麾陳久破污見之埋沒先

皇帝初所備而久不行幸不為改備故如此云司設
監設御座於文華後殿又設寶座於文華殿欽天監設
定時鼓尚寶寺設寶案鴻臚寺設詔案於東設表案於
陞上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錦衣衛設雲蓋雲
盤於殿內東別設雲盤於承天門上設雲輿於午門外
鴻臚寺設宣讀案於承天門上西南向設二品以上位
於文華前庭三品以下位於外庭開文華三門又設虛
御座於文華門東是日曉遣官祭天地宗廟社稷日初
出 皇上以孝服訖 大行皇帝几筵前祗告受命畢
卽於文華殿前具衮冕行告天地禮隨赴奉先殿謁告

祖宗因詣 大行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次詣 孝
端皇后几筵行禮如前次詣溫淑端靜純懿皇貴妃神
主前卽 帝生母也行四拜禮畢午時詣文華殿卽位
傳旨千官免宣表免賀錦衣衛鳴鞭三聲班行肅然
帝昇寶座千官五拜三叩頭訖千官先出至承天門外
翰林齋詔用寶訖班隨舉詔案於殿中請頒詔禮部
官受詔置於雲盤出至午門外置於雲輿延至承天門
城樓上開讀千官於玉河橋外環聽讀畢五拜三叩頭
山呼舞蹈而罷禮畢 皇上還內詔書至禮部領行天
下是日 皇上未出殿行禮前天忽陰灑雨千官避雨

分入於殿廊門簷余等與諸官雜立內官等爭來見之
問姓名余渴甚令譯官求井水而未得器坐傍有白髮
老官令小吏送茶一碗余揖謝而飲問之則乃順天府
尹卽京兆尹也文華門上有御座虛位余進而賞玩則
守者欲止之傍有大官謂守者曰此乃朝鮮使臣許觀
何妨手開黃袱而指示問其官則乃尚寶寺少卿云初
二日登極詔使分徃十三省方閣老上本請亟補閣臣
奉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愍况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
帷幄主持匡襄所請補閣員準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
還着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

因諭吏部曰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階
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淮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太學士
差官行取來京同從指在閣辦務故諭初四日內閣接
出聖諭朕初登寶位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朝賀不便
卿可傳示各該衙門啓建皇極門殿擇日興工上緊蓋
造仍發內帑銀二百萬兩差薛鳳翔巡視工程初六日
往闕內領賞禮部以十一日萬壽聖節上本則奉聖旨
大行皇帝梓宮在殯朕茲值生辰倍切哀慟賀禮着
免行禮部請冊立東宮奉聖旨冊立東宮謹遵遺詔於
釋服後舉行你部擇日定儀來奏是日禮部接出聖諭

服生母承天年久當追尊為皇后祔葬 皇考新陵合
行事宜查例具奏又諭內閣曰 父皇遺教曰你母皇
貴妃鄭氏侍朕多年勤勞茂著可進封為皇后應行禮
節禮部具儀來看禮部上本峻辭請寢初七日詣闕謝
賞初八日禮部上本 皇上嗣登寶位萬機攸係伏望
念 祖宗社稷之重少節哀情請於文華門視事奉聖
旨朕哀慟方深豈忍遽離喪次其以本月十二日視朝
你部具儀來看欽此會同大學士方從哲查得孝宗皇
帝居憲宗皇帝之喪其御門視事之時在服制二十七
日內服具縗服二十七日外易素翼冠麻布袍腰經

至祔廟之後始易常服御朝如常儀累朝悉遵此制今照舊制于八月十二日上服衰服御文華門視事文武百官素服素冠腰經行奉慰禮十三日以後上仍衰服視事百官仍前冠服朝祭二十日遵依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二十一日以後上易素翼善冠麻布袍御文華門視事不鳴鐘鼓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皂靴大行皇帝祔廟後禮儀候梓宮發引時另行題請奉聖旨是十二日朝過以後照舊于三六九日視朝 皇上在東宮時正嬪郭氏無子早世才人王氏乙巳年誕生皇孫而王氏亦於上年六月卒逝禮部以出葬事上本

而大行皇帝不為批發喪柩尚在闕中至今年四月如諭皇太子曰王才人誕育皇孫祔葬郭氏塋域如何皇太子對曰情禮甚當 皇帝喜之始命發引云

月沙先生集卷之六十三終

